

筆記小說大觀

四十編



本書承

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給明刊善本影印，以廣流傳，誌此以表謝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小說家類
存目一

明世說新語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紹文撰紹文有藝林累百已著錄是書全仿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其三十六門亦仍其舊所載明一代佚事瑣語迄於嘉隆蓋萬曆中作也前有釋名一則詳列書中諸人名字諡號爵里陸從平序謂紹文近以文學受知於熊劍化劍化復為釐其謬誤然今書方正門以文徵明

論先人世誼語屬之對上相楊公品藻門以王
畿貪嗔癡救戒定慧語屬之對陸樹聲皆與他
說部不合是傳聞異詞未能盡確又以楊士奇
為東楊楊榮為西楊其釋名亦頗多舛互云

皇明世說新語序

士未得志於青雲率以著作自見不以制義雄於侂俾；林則以韻經此于風雅之後大都以知希而不平向九方而長嘶也乃有類書從苑則極意採摭務期諒博凡六合內外三十

隱顯蒐像殆盡豈不稱鉅麗乎哉
然祇以資謁石之決天而於得失無
所考見庸執林之濡染而于當代靡
不載述雖自以希靈珠而君子以為蔽
翳矣余鄉夙稱文獻代有聞人如先
達憲副李海樓先生早歲實能文曰

徐文貞公舉進士致位通顯嗣子中
條公攻苦讀書銳意繼述而以疑竒
弗偶窮愁著書費志以沒余友李商
之即中條季子也少穎敏不群弱冠
名已噪諸生中乃能文而不欲以文鳴
詩而不引以詩顯即諸子百家稗史

野史靡所不獵而不欲以記內著去
軒者以名母自負居恆慕世說新語
一書而惜其拘于古昔不及今時每于
耳目所逮凡名公鉅卿嘉言懿行或方
外弔詭之談荒遊瓌儻之蹟可以觀風
考德裒思大畜者有見必劉有聞必

書分門比類大約倣劉氏世說而人極其
里事求其真則昏取諸昭代命曰

皇明世說新編蓋積勤十餘年而書
成用意良苦矣而未敢以示之人會

節之以文學受知于邑侯熊際華公
舉以旌正而邑侯復為鑿其潔誤也

三月十日言詩言
威全書節之不敢私也以付剞劂
不侵得而卒業焉夫古人之鑒也
前事後事之師也與友論世議禮遵
時聖賢之訓昭然矣是書近之而身心
性情有善於組備遠之而家國天下
有資于經濟且品格定于公是公非紀

輯徵于共聞共見非不尊而不信之心造
用而可傳不悖于孔孟之旨矣豈若彼
信俾聲律之伎徒以舊名者哉余固
樂為之序如此

萬曆庚戌陽月友人陸從平頓首書



1947

皇明世說新語目錄

卷之一

德行

言語上

卷之二

言語下

文學

政事

卷之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卷之四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卷之五

夙惠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卷之六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卷之七

簡傲

排調

輕詆

卷之八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僇陳

共三十六篇一千五百一十事

皇明世說新語目錄終

皇明廿四史言
附名公校閱姓氏

惺所許樂善

伯生陸應陽

七澤張所望

完三杜士全

咸甫馮大受

眉公陳繼儒

伯還朱本淳

侗初張鶴

景和朱本洽

彥恭杜士基

伯復張齊頰

仁甫林有麟

神超姜雲龍

弟峻甫凌雲

附釋名

徐達亦稱太傅亦稱中山王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亦稱文憲

劉基字伯溫亦稱誠意亦稱文成

方孝孺亦稱正學亦稱遜志亦稱希古

僧道衍字斯道亦稱少師亦稱姚廣孝

楊士奇亦稱文貞亦稱東楊亦稱東里

楊榮亦稱文敏亦稱西楊

楊溥亦稱文定亦稱南楊亦稱石首

胡漢亦稱忠安

夏原吉亦稱忠靖

解縉字大紳

楊翥字仲舉

周忱字恂如亦稱文襄

王翱號九臯亦稱忠肅

劉大夏亦稱忠宣

于謙亦稱少保亦稱肅愍

韓雍亦稱襄毅

李時勉號古廉亦稱忠文

朱希周亦稱恭靖

薛瑄號敬軒亦稱文清

徐有貞初名理亦稱武功亦稱天全翁

張寧亦稱汀州

李賢亦稱文達亦稱南陽

毛澄亦稱文簡

劉健字希賢亦稱文靖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

謝遷號木齋亦稱文正

李東陽號西涯亦稱文正亦稱長沙

許進亦稱襄毅子誥稱莊敏讚稱文簡

尚輅亦稱文毅

陳循號芳洲

郭登亦稱定襄

余子俊亦稱肅敏

王恕亦稱端毅

程敏政號篁墩

皇明十言錄言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

楊繼宗字子器

章綸亦稱恭毅

丘濬字仲深亦稱文莊

山雲亦稱襄毅

吳與弼號康齋亦稱聘君

崔銑字子鍾

劉鉉亦稱文恭

張元禎字廷祥

王越字世昌亦稱威寧

王直亦稱文端

劉球亦稱忠愍

廖莊亦稱恭敏

羅欽順號整菴亦稱文莊

陳獻章號白沙

劉定之字主靜亦稱文安

莊泉字定之

楊守陳亦稱文懿

何孟春號燕泉

儲瑾號柴墟亦稱文懿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亦稱文莊

桑悅字民懌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

魏驥亦稱文靖

呂原字逢原亦稱文懿

陳選亦稱恭愍

章懋號楓山亦稱文懿

林俊號見素

王鏊號守溪亦稱文恪

楊一清號邃菴又號石淙亦稱文襄

皇朝世說系年卷一
蔣珩亦稱恭靖

周經亦稱文端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

吳寬號匏菴亦稱文定

費宏號鶩湖亦稱文憲

梁儲亦稱文康亦稱厚翁

錢福號鶴灘

何喬新字廷秀亦稱文肅

楊廷和號石齋

胡世寧亦稱端敏

孫燧亦稱忠烈

張敷華亦稱簡肅

王守仁號陽明亦稱文成亦稱新建

王瓊號晉溪

舒芬字國裳

徐禎卿字昌穀

揚慎字用修號升菴

李夢陽字獻吉號崆峒亦稱北地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亦稱信陽

薛蕙字君采

張含字愈光號禺山

都穆字玄敬號南濠

梁材號儉菴

董玘號中峰

霍韜號渭崖亦稱文敏

張孚敬初名璉號羅峰亦稱文忠亦稱未嘉

桂萼號古山亦稱文襄

陸深號儼山亦稱文谷

嚴嵩號介溪亦稱分宜亦稱相高

夏言號桂洲亦稱文愍亦稱貴溪

徐階號存齋亦稱文貞亦稱華亭

鄭曉號淡泉亦稱端簡 顧璘字華玉號東橋

楊博號虞坡 孫承恩號毅齋亦稱文簡

王廷陳號夢澤 陸燾字子餘號貞山

趙貞吉號大周 唐樞號一菴

王維禎號槐野 鄒守益號東廓亦稱文莊

屠應峻號漸山

薛應旂號方山

羅洪先亦稱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

一樹聲號平泉亦稱宮保亦稱宗伯

沈鍊號青崖

楊爵號斜山

楊允繩號抑齋

楊繼盛號叔山亦稱忠愍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

唐寅號六如

徐霖字子仁號髯仙

祝允明號枝山

文徵明字徵仲號衡山亦稱太史

李攀龍字于鱗號滄溟亦稱歷下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亦稱司寇

李春芳亦稱文定亦稱興化

徐中行字子與
張居止號太岳亦稱江陵

汪道昆字伯玉
申時行號瑤泉亦稱吳門

張佳胤字肖甫
王錫爵號荆石亦稱太倉

張九一字助甫
張位號洪陽亦稱豫華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
周恩謙字叔俊號萊峰

吳國倫字明卿

鄧以讚號定宇亦稱文潔

鄒元標號南臯

李多見號思弦

屠隆字長卿

馮夢禎號且區

陶望齡號石簣

袁宏道字中郎亦稱石公

熊劍化字神阿號際華亦稱令君

江盈科號晴渌

孫一元字太初

盧楫字次楩

沈明臣字嘉則

謝榛字茂秦

俞允文字仲蔚

莫雲卿字廷韓

王寅字仲房號十嶽

陳繼儒號眉公

先君字元薦號中條

編中名姓一見者不在釋名之例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一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德行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
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
不知也卒無所毀

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
出納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與家政子系

三民言行錄
卷之八
馴行孝謹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

曰濟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上召見問治
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其門曰寧以忍餓死不可以
苟利生

方遜志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
食甌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相與大笑而止

方希古磔于市膚骨碎暴詔弟得收其門人共毀僕

容裝風顛乞子詭啖方肉謬擲方骨且笑且罵
間則竊遺骸注于囊而密瘞之

宋文憲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曰貧富豈一家物
哉吾乃所以遺之也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
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爲
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卽以所乘
馬讓之自乘驕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

上幼孜備奏 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

所宜然 上曰廣獨非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夏忠靖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筆不忍下

夏忠靖公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公曰君子不以真寔懈行

真侍徐晞少爲吏有戾絕勿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

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醵而出避之晡絕裾而走
徹夜具文移竟脫之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

薛瑄致政歸絕糧子惇私愠曰人家好好作宦他遽
退休受困誰怨瑄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爲之慮則曰
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

夏竦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
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楊文懿公守陳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貴重其賢欲
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婺婦也守
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
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蔡虛齋嘗卽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
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

邵夷莊嘗云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

章懋云吾人居常處困每頌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不爲窮困所撓
韓雍陞江西巡撫經泰和念陳芳洲爲舉主躬祭墓
下流滄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劉文恭鉉家訓甚嚴子澣舉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
利無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魏比部裳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
造請耶公笑曰我一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之二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常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
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楊文貞年十二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鰥生携書過館
下色淒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
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陳恭愍做范文正置田贖族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
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

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爲韜晦。偶乘輿畫一梅，尋悔曰：「有一能卽蔽一能，何乃自表暴耶？」

孝皇朝或獻戰車之法，大司空曾鑑入朝。上問戰車可行乎？鑑茫然無對。叩首曰：「容臣查究。」三問對如初。左右爲戰慄，鑑色不動及退。上謂侍臣曰：「曾尚書至誠，他人孰不支離妄對？」

劉髦會試下第歸，遇泮水浮一女子，髦載歸，遣人送。

還至則親識絕矣令婦善視伺爲擇壻婦曰渠已
無家吾亦無後正使從人未必勝君強處二室後
生大學士定之叅議寅之

黃潤玉制行不苟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
家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

章文懿爲祭酒諸生尤樾以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
泣公命之歸或謂例沮公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
忍絕其母子之情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
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
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薛西原性好施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西原曰但不負此心耳

耿九疇還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傍
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

王忠肅朝自遼東還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同事

三言
久持明珠數顆餽之曰公却吾餽吾有死矣翱不
得已受之乃密綴衣領間夫人亦不知也後太監
死其侄貧甚翱召之令買第宅其人訝問遂解其
珠與之曰值可千金饒置第也

朱裳按山東常茹素連旬無肉人稱爲長齋御史
李時勉因觀燈拾一金釵卽書其門落金釵者驗取
越數日有婦人造焉卽遷之後其夫具幣往謝公
笑曰吾今索謝當不歸汝却之

薛文清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
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平生最受此字之害敢不
奉斯言爲師訓

咸寧令李文祥遷職方監司餽遺悉謝却之人以孟
子宋薛兼金爲言文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
寧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

劉忠宣致政自爲壽藏記叙其平生歷履歲月刻之
石曰恐後人湔矣重我地下累耳

毛文簡澄薦賢恒如不及未嘗自言其人知而來謝
則曰余忘之矣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
賞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煮粥餉
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
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崔銑作南祭酒忤旨罷歸行囊無江南一物因自笑
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冰矣

謝思中父死遺之以金思中語人曰吾先人詒我以
此幸得不廢當爲先人廣德音毋徒效守錢虜爲
遇朋友告匱者卽賑之

定西侯蔣義有貸其金三斤久弗能償者或曰必致
于理始可得義嘆曰始吾濟其急今責之仁者固
如是乎卽焚其券

楊士奇婦家有壞塚世遠無遺骸術家謂葬此後必
貴欲以贈公公曰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

得者失者皆能安乎

朱恭靖公聞居官以墨敗者必掩面曰此耳聞之過
焉有冠裳而盜跖者耶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
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成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
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金坦子以無券辭仲
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

償其何面目而食吾地下也

知州江一麟陞副郎出十金令州民趙姓修官舫北
行公知所費加倍廼取銀六兩扇墨直四兩償之
其妻曰既知十金卽當償足其數別以扇舉酬勞
公何靳此江面發赤亟喚趙以四金補之趙堅不
受江怒曰是使錢不如一婦人矣趙乃受

軒輒蒞浙率二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畱一飯至厚者
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大破費矣
粵西常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

必來訪無所得饌自漁于江故人猝至騶從既過
廣登岸卽走踰後垣入衣冠蔚客客曰公何汗流
漬髮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竭蹶趨迎故耳左右
竊笑曰絕似江中打魚人

劉球之弟玘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卽日封還貽書
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于弟者

張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
州縣卑官携妻帑往者寔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

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母以微罪斥去之

都督王信不營私產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
子孫者我所遺也

馮俊爲舉子時逐什一之利于山東頗有息視所得
價皆僞銀也俊悉投于河曰無陷後人

李子奇遊維揚有囚當納紙銀于官而無從出窘甚
李欲周之友人笑曰揚州罰贖之人數萬雖齷齪家
難遍也李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他

安福劉秉監講學不倦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
悌奚以講學爲對曰兄視吾外可免悔尤吾視吾
內猶未真切兄曰審如是老夫當率以聽

潘司空禮歸田貧甚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敝裘耳
盜驚嘆叩頭曰僕在官皆若公我輩安能亂

聶鳳因暴雨漂從父棺父命浮水救之棺轉而壓復
踉以抱再壓再躍扶拽以歸鄰守益曰克抱棺之

死孝矣

羅栗齋訓子曰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梁儉菴尚書嘗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
向人說况欲驕人乎

胡端敏自著贊云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
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
南司業劉高鄉試報捷悵然泣下曰柰二親何
陳白沙喪母服闋絕不衣錦綉曰昔爲親娛耳

席應珍髫年卽辭家學老氏孝于母母死之後祀享

必痛哭或謂親愛既割何得狗禮若是之過應珍
曰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神仙

胡鐸督學閩中人稱胡道學又謂小夫子同列有以
術試公者公不疑其詐久之其人曰胡公篤實真
君子也

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主人所
欲鬻其婦相持而泣密過之問知其故憮然
目所負多雖鬻汝婦爲債償吾不忍見汝夫婦

生別也贈以三千拂衣登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塘王琦五十致政不治產值歲稔冬莫大雪日

僵臥不能出門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于心耳心無愧饑寒無不樂也

尚書楊勳德冠一時隣家構舍其桷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晉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薛遠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
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媵嫗奔避公
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旣不能濟而葺
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回車迂行戒勿行此

盛寅嘗夢有奇樹于家者急欲樹遂私發用之寤而
目訟曰豈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竟三日不餐
景陽與張貢約
曰禮聘未行已心許

矣忍負吾友于地下乎召其子妻之一女以警
其友潘準曰可使景女不字乎願字吾子賜乃求
姊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壻亦不至無以爲家也
張寧晚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
一妾遽云誤我輩卽陰騭耳公卽日嫁者數人
曹爲爲泰和與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
輒以片紙書曹爲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
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陳茂烈奉使廣東所司致贖乃謝曰我窮時嘗授徒
兩臬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

梁文康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州貳守沈麟
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
山浮坦從化賊巢疲敝不食之土耳

楊文定謙謹小心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
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于父母生身之恩

或問楊文貞平日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

有樂如已之樂有憂如已之憂而已

陳祭酒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周
文襄謂公當具疏辨雪因代爲具草多遷就之詞
公見之驚曰無乃欺君乎或笑曰在法惟奏事不
實耳公曰被誣事小欺君罪大乃其實以聞

廣文李謨不受贄諸生莫鉉者取古畫求楊尚書荔
題味贈之謨曰如此使我市名矣錄詩還其畫

楊斛山爲御史一載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

三載則得封典何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懼天性之
愛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

祭酒李時勉坐困首木于太學幾斃太學生石大用
草疏請自代同輩沮之大用奮然曰朋友急難詩
歌鵲鳩况師乎

江彬恃寵驕縱府丞寇涂水獨不爲禮彬銜之日偵
公無所得偵者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
往謝公曰死生有命豈人可
若得禍謝豈可免

唐陵孫鼎督學南畿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

唐六如在家絲毫不苟其時有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葉錢之句

蔣牲中爲給事歸甚清介嘗駕一小舟入城遇潮落船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爲他舟窘辱二

唐明州訪事言
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叱家人曰休
哄人此處安得有蔣給事

張簡肅爲郎中有屠人告衙隸易公銀者同官詰之
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

蜀劉翁業屢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取去
肯畱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盜遇翁問曰公曾
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畱一升有之乎曰
無也曰盜卽我也公盛怒若此忍取公米乎悉還

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君不卒却之

陶大臨內艱箸于棺陸武惠遇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武惠死夫公呼其子纒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

有以書畫求文徵仲鑒定者雖贗物必曰真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此舉火我一言阻之舉家受困美

徐中行居官貪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

三
月
廿
言
赤
言
行
柰何令客有慙色

俞中丞諫文徵仲年家也念徵仲貧而才欲遺之金
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徵仲曰朝夕饑粥具也俞公
故指徵仲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徵仲佯爲不悟者
曰雨斲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

華學士察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
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

王問念父春秋高疏改南部便養其父雅不欲行

乃承命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加
吾日侍也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
公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卽檢夫人首飾數
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問爲誰公曰
業已許不言柰何問及

楊椒山在獄時有吏應生者願爲周旋尚書屢禁之
勿爲動又欲自具草申救故椒山嘗曰臧予血三

年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萬士亭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曰願若輩
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尤安禮命其子洒掃執篋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
都穆初任南武庫郎啟土得千餘金曰吾聞非其有
而取者殃及其身與其得金致禍孰若棄金就安
即上疏降旨畱武庫公署

補樂善守筆慶携二端視歸有舉

丁巳月清

獻自爲一硯吾實取二心愧多夫人呼爲趙雙硯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于皆
保林善人間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李問曰汝
婿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孫忠烈被難長子伯泉嚙指吞血枕戈赴義志殲逆
箠以畢先志後官都督哭母而歿

楊二山性至孝爲吏侍時每朝參畢閉門謝絕拜謁
便服侍母側盥漱卮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

爲村裝負太夫人迤邐行花叢中塗婆香蔭歡娛

竟日

溫一齋撫浙算人在宦邸無與爲歡公父子自娛晨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觥者三率以爲常

廣東張連倡亂犯漳郡諸生汪一清被執賊又執一婦人至汪視之乃友人妻也因紹賊此吾妹請無汗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矣賊令汪及婚井置一空室昏旦相對月餘贖歸盜不亂

羅一峰家居偶畱客餼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得糧
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
羅倫欲買義田贍族進賢令呂升以堂食錢助之羅
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私者

常熟徐駿少時蓄鴿父撻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
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先生

王良冬至親所親有急務盥凉水乃痛哭曰良爲
人子令親天寒盥凉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遂

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楊遣使迎公越蒼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冀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申瑤泉未壯而仕木艾而相未着而歸勇退于急流大隱干囂市適適爲園休休爲菴署其堂云有賦歸來順四時成功者退心無毀譽同三代直道而

行海內傳誦

臨江守錢有罪 上震怒亟欲正法吳門相公曰守
固可罪第卽其郡戮一守如政體何爲一守停刑
數年真仁人用心也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
而人誣之於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着熱風波洶
湧虛舟自閒

豫章張相公曰貧莫誇儉富莫誇廉居勢要莫談無

宦情處山林莫談負經濟

焦竑曰吾鄉自耿天臺倡道以來多向學者李逢陽
楊希淳爲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彬彬
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

王思質忤分宜下獄多方苦之獨楊比部道亨視獄
延款慰存寬其桎梏或以分宜威勢撼公弗爲動
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癡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史
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

言語上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 太祖問刑部郎

袁凱對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虞謝宥卷得罪 太祖親鞠之謝抗言文華殿非
用刑之地 陛下非問刑之官願下法司

周玄素善書 太祖諭曰爲朕審天下江山繪于殿

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詔惟陛下

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 太祖卽操筆條成大

勢玄素對曰 陛下山河已定 豈能復動

太祖微行至其寺 見一僧治爨 問曰 爾僧耶 有度牒
否 答曰 真和尚 不用度牒 真皇帝 不用玉璽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 嘉嘆其家法厚 賜遣還 高
后曰 他食指千餘人 欲爲 陛下事 何所不能

太祖隨復召問汝家十世同居 何以得此 濟春曰
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 遣還

宋濂在 上前所陳說 不爲文飾 隱蔽 雖問及家事

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

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嚮儒生
泥古不通煩上謹呵衆得釋

王天爵舉賢良高皇問何以治州縣對曰首要得
民心又問何以治郡對曰戒左右無爲州縣擾又
問何以理藩司對曰臣井蛙無遠大之識不敢強
惑聖聽上曰謙而婉天爵之對也

新昌梁孟敬國初應聘修元史成遂乞骸骨日與二
三野老婆娑丘樊野老曰吾輩脫戰征之苦享太
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曰願吾君恭已九
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
野老曰愈于華封三祝

高帝鼎成建文卽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
行也給事中龔叔安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
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侄之情

駙馬梅殷守淮南北 文皇正位罷兵入見 上曰

都尉在軍無乃勞乎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

解縉幼時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處其心常在
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白昂成進士候鄉先達胡忠安公問處世之要胡曰
多栽桃李少種荆棘

文皇論平交趾功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
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文皇北征命 太子監國 上問監國事楊士奇言
太子孝敬仁明每進御用物皆親封識車駕北
征不敢寧居駕還始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成祖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對曰
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上曰何用
縷陳對曰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

仁宗嘗問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

氣完和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遲速何如對曰
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
速也識者知用文以醫諫

正統初因旱蝗令大臣自陳衆欲歸田以謝天譴吏
書郭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勿冲
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豈可輕去只宜戴罪
修省以回天意

李賢啟 英廟云聞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

然否 上曰實然賢奏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
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
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廣西帥府一鄭宰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山襄毅鎮
守日進之曰世謂爲將不忌貪矧廣西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汗
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餽送之物苟
不納彼必疑且忿柰何宰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

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于少保扈從征高煦罪人旣得宣宗命公數其不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上旨

宣宗御經筵翰林進講二老歸文王章問曰伯夷太公皆處東海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官對曰太公以救

民爲心伯夷以君臣爲重 宣宗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也

宣德間楊文貞退朝閉門謝客楊文敏頗通請謁

上責文敏曰卿何不恤外議文敏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啟門納天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英廟患官軍俸闕李賢曰自上古國家最患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

蘇州守朱勝清介嘗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我
囚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楊善使虜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

定難再易也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
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堯舜事

也先設宴餞上皇楊善侍也先令善坐 上皇亦曰
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劉忠宣以戶侍出經畫戎政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

子翁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
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
同飲欲坐朋黨韓雍曰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
若以一飯坐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

英廟召王忠肅入文華殿顧問畢見其衣後穿笑問
其故公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命遂不及易臣聞
君命召不俟駕暇易衣乎

孝宗朝有上言山西石膽子益壽者命官採求經年不得時王維爲憲使中官曰其物載書中何云無也王曰鳳凰麒麟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桑悅調州博士丘文莊贈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

蔣瑤守維揚武宗南巡有旨取瓊花以觀公奏曰此花生于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耳上默然

禮侍業盛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
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業唯唯亡何姚進太宰業
携酒往賀執盃獻于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康海語劉瑾曰天有夏必有冬以歛之有雷霆必有
雨澤以濡之今公威則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長
之道瑾憮然曰真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

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周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輒
不省或面訐公不及胡卿公徐答云胡卿勅書令

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委任自異耳
舉人王琰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薛文清如宋太祖
授受事公尋思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
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游陟
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
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况已索然矣

備確疏薦謫籍遺才丁璣張吉王純敖敏元李文祥

皇明世說新編卷之百一
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張悅笑曰此不善讀書耳豈有導書本行而誤者耶

弘治間雲南晝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林見素疏災之由繫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

弘治中周文端經爲吏侍上言時政中有黠樂戲一事尤激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

張懿伯鵬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爲

布衣沈鑿能記誦放言自廢人目爲沈落魄或問云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鑿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

張鉞令清苑有廉名監司旌異之因戒之曰汲水于盎始非不澄澈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盎保其終張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

陳循爲首揆學士陳文欲援引以進循難之文營于他所 英廟語循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文知之詣循曰先生不能拔人又于 上前沮之何也循曰此言密邇公何由知然則歷練老成者果未至也

余肅敏爲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以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

逆瑾欲罪平江伯陳瑄之子李東陽謂瑄有漕運大
功金書鐵券子孫免死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
董有百戰功今子孫已革况瑄不從廝殺罰何足
惜東陽曰漢高親定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第一何
但供給餽餉不絕遂爲萬世功設當時餽餉不繼
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陳瑄通南北漕運每
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瑾默然

章楓山以僉憲考績北上遂乞解官時冢宰尹旻慰

留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
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
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
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尹爲之動

劉文靖去國杜門謝客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曰
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

喻時初第王肅敏廷相見其文而善之意不欲公外
補公對曰必不我也誰當外者王奇其言

夏桂洲曰朝廷設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貴
當取其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廟廊珪璋
之器不當取其有簿書鹽米之能

高岱嘗論正德間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
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
亂也實鑿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
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備是數者而國
猶磐石乃知天命有在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全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何所成就大周應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

劉瑾欲殺李夢陽康海詣瑾曰昔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請卽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救柰何瑾曰聞命卽當斡旋矣

李夢陽劾張鶴齡有云 陛下待張氏者厚矣 上

震怒下錦衣獄劉健從容請其故上曰他直呼

皇后爲張氏健曰張氏指鶴齡也昔漢人曰爲
劉氏者左祖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夢陽所云
若曰張家天顏悅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
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儲瓘蒼林待用云平世用人多循資格感公意欲以
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

王陽明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爲耻者陽明慰之曰
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上悅

張孚敬欲撤天下學宮聖像徐階爲編修抗疏爭之
孚敬曰有一毫不似吾親卽拜他人矣階曰有一
毫似吾親庸可棄乎孚敬聲色俱厲曰若叛我階
曰叛起于附某素不附明公何得云叛

一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言語下

唐珣知福州未上任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潘臬公
曰未成婦而見姑孀可乎

總制王瓊採甘露以獻因言天旱民饑願以甘露降
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爲災而恤下民請大賑賙以
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劉忠宣語後進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

景泰時嘗爲銀豆賜內侍爲開笑又爲金錢上御經筵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爲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謠末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黃瑜讀此嘆曰國享用汰至此極矣

憲宗卽位銳意平兩廣吳廷臣議本兵王竑曰峽賊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譬諸驕子

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黃寺丞伯固當武宗非狩人心危懼公服除或尼其行公題壁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殉國也

余肅敏嘗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御史王相被閹鑑構下詔獄朱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

朱恭靖爲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
恭靖爲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
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
金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
有失主乎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公
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有慚色

廖恭敏爲給事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不律者公抗

章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耶曰此所以報公也
焦芳在內閣吏書許進以屢擬不准往訴司禮監言
芳之專太監黃中曰女嘗請命乎曰未也中曰是
宜不從彼賓師女有司耳豈容不問

黃仲昭歷選郎十五年嘗曰國朝用人猶農家積粟
粟積于豐年乃可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濟用

若輩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十年惟立身行
道爲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木在門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孝廟每召大臣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劉大夏對曰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李西涯論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稱其引類親切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
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
心始安

世廟怒御史馬錄故入人罪欲坐奸黨律誅之楊一
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 上從之

楊文襄總制全陝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
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宜謂督學奉行過刻少

言明世言
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
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乞加意作養

張文忠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文忠獨固辭曰前
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加少保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求貢錦衣經歷沈鍊力言不可
相嵩及吏部夏邦謨密謂左右曰若何小吏多談
乃爾公應曰主憂臣辱此其時也大吏不言小吏
懷忠悃者何忍緘默

嘉靖辛酉七月朔日食一分五秒宗伯袁燦言 皇
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
日位旺榮氛侵銷鑠與不食同

嘉靖壬戌冬至日甘露降于 顯陵禮部言 顯陵

二聖發祥之地冬至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
奇逢妙合宜令百宮稱賀昭 聖孝感通之徵

世廟諭徐文貞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 太祖耳若
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階曰堯用四凶後加放

三月十日詔親言
三言
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
才而用之後因聽子貪縱而斥遣皆無損于明

文徵明名重一時周王以古鼎古鏡贄徽王以金寶
鈺贄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啟封文
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不啟

王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人有薦其贄畫者寅曰
非吾事也吾遜儒入老遜老入禪乃今無所遜矣
陸宮保平泉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紙筆公

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亦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李中谿無子其友慰之曰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

舊例京宦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

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人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應聲曰卽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陸宗伯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觀陸公此行使天下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曰陸公實有病豈是爲家忘國之人

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唐荆川以中丞禦後嘆曰

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如西賓病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安某嫁女唐順之遺以布被作書曰布被誠質陋然厠于刺繡結繪綾綺玄朱之側如蒿蕭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鍾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老叟逍遙曳杖其間更足粧點風景不知其爲質且陋也

陸平泉同唐荆川謁陳少陽祠額題宋贈秘閣修

撰平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蓋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李于麟將應召許左史殿卿餽之贖于麟謂徐子與曰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贖盈鎰亦難矣

真人張彥頰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言樂巴噀酒殿廷成都火滅彥頰果有道術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吏書曰鵬沮之曰宣大
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
兵則九邊安乃召回

王槐野曰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
則塞此君子貴知命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鄒南臯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南臯
曰羣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蔽而諛今也明而諛古也陷而濇今也通而濇古也離而邪今也洞而邪古也窮而遁今也達而遁

有客讀邵堯夫詩曰征誅揖讓何等也以一盃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實至理非干戲論

南稱天中歲多大水人謂天地意盈耳熊際華曰

不然此天虛懷而地善下

熊際華曰度梅嶺縣車絕壁累騎攘攘如彈珠千仞
神骨俱峭過此盡康夷耳入平處不先示人以易
山殊有意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亦可
夢餘猶憶晝時事卽謂知己往可且日能道夢中
語卽謂知方來亦可

熊際華謁比干墓云紂疑比干而剖出其心後世無

三才書言
言一
不知比干之心者乃知聖人正不必有心

中丞胡執禮議增江南役銀給諫林景暘奉使歸力
言當減胡邀飲深夜林起增衣胡曰賦欲減衣欲
增何耶林曰增所當增減所當減議得寢

先典容中條公嘗曰人到墓誌銘完日必非其所
作之善人到供招定日必非其所犯之罪

袁中郎爲吳令病免曰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
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

西湖飛來峰石上多佛像天竺後雁是王叔明畫刻
落處孫宰子補之方豪慮囚江南過杭題曰飛來
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
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
平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鄧文潔曰功名富貴是兩事不要輕看功名世少功
名之士多富貴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林岡卿景暘好賙貧乏每日與其爲無益以求冥福

身月廿日辛言
不若爲有益以濟生人

鄒南臯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
張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
爲烏有矣第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柰何以天
下之身爲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
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
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

文學

蜀王愛博古

高皇鍾愛之呼爲蜀秀才

仁宗日記萬言詞翰兼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
試錄輒指瑕疵手標識之以示宮臣曰使我應舉
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
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學生嘗曰南京有博學
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
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騰
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鑿周鼎龍文漫滅古
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
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太祖平江西王禕進頌 上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

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劉伯溫少遊燕偶入畫堂見象緯占經閣之默記無

遺囑者欲以遺公公曰已在胸中無勤惠也

劉文成初見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上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

一對湘江玉竝看二妃曾洒淚痕斑 上顰蹙曰

秀才氣味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

借問 上大悅

宋景濂亟稱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蘓長公姑置弗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

宋濂同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公曰
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爲罪

高皇覽琵琶記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上紳幼孤鞠于其兄綴讀書慷慨有志操長從宋潛溪遊宋教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出人意表宋亟稱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

元幼主死 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榜示朝

門有能撰文者予賞海虞錢甌方隸後湖遂草一通以進中有云爾失天下乃夷狄之所本無我得天下乃中華之所固有 上大喜

毘陵陳濟善記書其子問曰外人云公善記書有之乎曰然子曰擇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朱子成書提一首句濟遂朗誦終篇不誤

成祖巡北有白鵲之瑞 仁宗監國例有表賀命贊善某撰稿以示楊士奇楊曰甚寂寥且不着題因

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又云與
鳳同類踰踰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皜皜在文王
之圃 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氣象

解縉稱王侑人品在蘓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于詩
則陵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竈而煬也

南楊奉命撰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西楊謂凡言重建者謂既作之後再作也廟學
前元所建非國家事且廟與學二者不可缺一乃

改大明新建廟學之碑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叵測
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
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吳若思稱楊文敏之文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
風澗谷幽蘭獨芳

曹鼎元膺中會試乙榜不受教職願得煩劇一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公暇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

尹誚之曰可作狀元。禹曰不如是不已。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端教語人曰。吾見承裕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卽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浦瑾評邵文莊之文。其謹重精純。得諸宋。其雄渾森嚴。得諸唐。其爾雅深厚。得諸漢。其近古得諸先秦。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日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

吳伯通論張汀州寧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頗相類其文集與奏疏竝傳無疑

尹直撰紀太后哀冊中有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其皇之慟二語上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直所作上曰朕固知也

金史月廿三日 詔 宋言 文 臣 一 王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 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
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爲詞云爾母
卽吾母吾養卽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
養也 德王遂服

劉定之嘗稱劉實喜著書尤用意于春秋中夜有得
楚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莆田陳俊在戶部素號練達部屬謂諸稿有陳公筆
如嵌金

楊廉云其自二十六七始見薛敬軒讀書錄國初以
來名公所著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
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

楊慎年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楊公設四事詢之
皆生平所未了慎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嘆曰
此真才子

孫榮僖公文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章各歸私
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爲言

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

楊升菴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
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
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升菴偶閱莊子遂改眺目愈
光曰渴虹眺日古今奇句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
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
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

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日
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
濟無一不啻平日講履之素

王守溪欲于進士之外倣古制科之類兼通諸經博
洽子史者亟收之或曰今士子一經尚不能精如
餘經何公曰科目收天下士制科收天下非常之

二月十日言
士如此則無遺才

兀美論國朝習杜者凡數家孫宜得杜肉謝榛得
貌王維楨得杜筋鄭善夫得杜骨惟李夢陽具

可徵

曉喻天下榜文楊李二閣下各作一篇意俱
曰此等文章須是筆兼律筆方得體乃命各
供上東陽取梁儉菴作云法史能兼可愛

李獻吉才高氣雄風骨道利天授既奇師

匡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以變宋元陋習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嘗言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世稱何大復文侵謨匹雅飲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

六朝顧璘曰大復詩雖稍俊終是崆峒多一臂力
楊文襄稱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
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
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大加
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
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顧華玉閱竟曰原五行則先
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以貴經練品措施
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機
不束曲教而成一家之言者

王元美嘗云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
體東里關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
造玄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毘陵藻稅六朝之
華昌毅示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蔣山卿見祝允明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曰文不在
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李文正公以
太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北地信陽諸公作矣
王鳳洲云文正之于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卽棄而弗錄何大復深惜之
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文徵明文名滿天下尤長于法書沈石田極愛敬嘗

爲推策曰徵仲庚甲何異乃聰慧若此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饒歌
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
草不聞聲胡起將明臣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
沈嘉燾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
咸遠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
王元美論七言律詩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王元美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于鱗適盧柟
在于鱗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獨步茂
秦瓊瓊水疆十倍不及也

周思兼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橫溢下筆千言不休嘗
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
時不辦生此語

汪道昆架上牙籤不啻萬卷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苦
其多聊備檢証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譬之漢

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

耳

我朝文章意議者謂自李何而古云
王子鱗伯玉而精至
元美而六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霖長于樂府 武皇南巡召見行在授以供奉官

兩幸其第賜其堂名宸幸每御前揮灑或作長歌
不加點綴辭意瑰麗人以空南仙黑古字擬之

李于鱗間操謝榛詩示同社曰有布衣若此衆大駭

曰若布衣耶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

張四知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
曰嗟乎天將畀余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堅鑄
其戶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著述自娛

魏順甫著楚史七十六卷時楚人何其亦爲楚史或
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白不
可合也母已寧篋吾史乎

吳維嶽曰元美見答三絕校閱委頓時披讀可作益

氣散

張司馬時徹最喜屠長卿文曰他人敏則窳遲則苦
或下筆于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爲刻深敏
而不窳遲而不苦吾得屠生矣

王夢澤稱郭桐岡詩雄才據勝異致通微應景構詞
詞非補假酌形敷象象逼生成

宗臣嘗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
山而麒麟爲構杙

莫如忠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摹寫
鄉村景色真千古絕唱甚儻有一聯頗亦可意客
請之曰于屋雞已下趣花蜂未還

袁履善詩辛日詞刻後進效之蘓人目爲松江派王

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賦古體元美曰不然

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惟元美賦得羅漢一篇

酷似其十一語云民脂罄十災在座無不人一王

中郎曰赤頭有焚書一語亦可破顏病自健脾胃昏

可醒眼甚得力

鄒智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且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

王元美論盧次楨之文是一富胡羣瑤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耳

王世貞曰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猶麟鳳乎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美未見其人也熊令君曰文至六代衰穢甚矣韓昌黎談笑而反之

皇明世宗皇帝
六經當年目爲平平而後乃稱奇絕以告鱷鱷馴
而以語皇甫輩則不懌蔽于鱷而頑於龍蛇者人
情也

君中條公著書數十萬言王麟洲曰虞卿非窮愁
不能者書士不遇有書足傳幸矣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陳繼儒曰幽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備如無福者
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

政事

洪武初楊卓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邂逅一婦欲亂之不從卽共殺婦婦家訴行省有周叅政者悉捕二十人拷掠皆引服楊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細察詞色止罪二卒周曰員外何料事之審楊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如皆在卽不能亂况殺之乎

韓文爲雷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

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
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陳鑑巡撫陝西用法寬平民親愛之民之父母及身
有疾者發願爲鑑舁輜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
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

章楓山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
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大司徒余子俊上言邊務宜用車戰謂運有足之城

策不飼之馬灼然可行

楊文敏朝回與客談疏廣傳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稱其賢公曰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取老氏之言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早年志不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夏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謝侍郎鐸稱黃仲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得

進見其

小人不得退十五年始終一節

阿魯台遣使

女直吐蕃聽約束廷臣多許

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爲心則易制并之難

圖矣

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遂不許

劉纓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

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

以濟父讐孝則安在

孔鏞守高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

害盜感悟會長百輩從公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
公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
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于婦言爭財構訟者何判
云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泣謝
袁政令遂安未視篆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挽令
衣覺而問諸父老答曰此邑生女不舉恐費資粧
也卽日下令嚴禁後邑中生女皆名袁畱

天順間北虜出沒河套爲邊患秦紘受命往議方畧
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抑亦足爲長便
吳人徐某以貲爲太學生持其兄某陰事揭之途兄
坐罪王廷爲守廉知其事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
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
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乃奪其太學生

高煦反楊榮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

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
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
奪人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

王驥征麓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真天威也驥遂勒石江
上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雍泰副晉臬有千戶肅英誣收謀逆百餘人鎮巡將
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

殺百良矣

高岱云趙克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屯田以困先
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深入以破藤峽地利
夷情真有同事而異形者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值楊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
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
占指授悉合神筭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寃或

以爲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
爲此也獄遂決明日雨

英宗北狩 郟王監國時干少保定議不欲惡君遣
人謝之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主矣

馬諒任東省少叅民有惑于後妻欲置子于法者公
諭其父母曰昔夫子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
不明也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
之罪其父母感悟請釋之還爲孝子

三陽世嗣 系言 正五
盛泉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泉潛登庭樹賈朱墨
二年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日閉城門密命邏
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喬白巖爲畱守尚書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
至安慶白巖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奕
嘗觀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爲意者一時矯情鎮物
有費禱謝安之風

楊子器歷三縣俱有惠政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

異政爲嘉話公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劉忠宣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敕使臨門携二僮
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見之歸乳母

王都督信奉命督漕卽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

黃紱巡撫延紱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曰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卽令預支三月糧

沈翁儀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

皇明世宗親筆 正三
給賞不失頃刻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博官
我以貨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
憾我無憾矣

劉玉改南京僉都提督江洋聞宸濠反卽傳檄遠近
同興義舉有曰卽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
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乎惑流言自貽顯戮

蔣珪知揚州值 武宗嘗過揚州得巨魚戲言可直

五百金江彬請以畀守令令如數輸且珪獨脫其妻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上笑而遣之

逆濠構飛語將甘心胡世寧孫忠烈明其無辜坐以輕罪錢寧與濠交通欲殺之以快濠楊一清偶遇寧于朝曰寧藩外論殊藉藉奈何爲之報復欲死言者寧攫然曰此豈寧所得爲乎公笑曰第保全胡世寧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未減

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矯詔赦之張璉時爲繡衣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

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傅文毅珪佯爲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竝至尊大不敬當誅詔勿問

世宗謂邊卒不肯用命令取銀三萬兩犒之徐存齋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賞不爲恩不賞適以

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賞則以待有功

淳安令海瑞抗直不阿上官時馱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行蒲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歛威去之

徐文貞公柄國榜于座曰以威福還朝廷以政務還諸司以黜陟還公論

川東故有禹坊會撫公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爲其
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敝張四知時僉蜀
臬斥之曰宣公雖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母累
宣公爲也

施閭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恣取無度公曰雖涸
江水爲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自是少索蓮酒
攀龍出守順德或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
天僕途道事嚴容眷講鞠臆覩上官之色而進之

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閔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臆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

醴泉有饑婦剥齒食者邑捕之將磔之市徐聰爲訓導泣曰剥齒救斃今磔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華民有失水得救而仇其人熊神阿判云此真風波

之民一日風波十二時人心無常天地反覆重門
襲室難道無敬檣折楫之時

時有娼婦訟其女爲梟熊令君判去是鴟非鴟母可
告女烏在女之不可使男訛言交亂誰知烏之雌雄
之是非大率類此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雲間李紹文郎之甫撰

方正

東莞人王成構亂何真募義兵除之久不下真募人
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求賞真如數
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謂烹已也
真乃縛奴于上烹之督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
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

姑蘓王賓獨居陋巷郡守姚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
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百府
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

鄭克敬以廉受知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
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
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顧佐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戚斂手議

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

周新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

周新見同列有過面責至無所容人以爲太甚輒抗
聲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苟阿諛何取友爲

景清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馮清宿其家是夜妖
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告其父父追
及清懇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粘戶妖絕矣

歐陽韶爲御史 高皇乘怒欲殺一人同列莫敢諫

公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 陛下不可 陛下
不可天顏爲震其人得從輕典

周是修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
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後
是修死難卒償其志

劉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太祖愛之金書除姦摘
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

尸祝欲廢太子楊榮諫不聽召張信問之信言太子
仁孝國之本不當廢上曰如爾言我何以有天
下爾何以從我信曰欺心事只可一作耳

孔約教諸皇孫皇孫太皇孫不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韌
可屈伸曰犯者以是信之他日皇孫有過約以
拳連擊其首是夕皇孫熱作上召約責之約

曰此陛下命上怒曰何不用吾杖約厲聲曰
昔漢明帝尊師重傅陛下奈何以教子罪師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婦不孝繼卽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婦耶

宋樂中有幼孫戲祖丑者論當死刑部主政李厚曰童稚無知豈有惡逆施于親愛者坐之重辟枉矣遂上疏諫不聽繼以泣上怒謫厚安南厚忻然

就道曰豈敢殺不辜以媚上耶

陳祚三上書三繫獄吳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文皇命宴原吉拜之原吉曰王臣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况憲秩耶長揖而已

陳完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適縣官送白金修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爲賍罰曰吾聖人有靈決不欲以此物修其官卽返之

定西侯蔣義剛毅忠信互忿不決者率曰蔣公正人
也往質之比至義出一言折之兩悅服無後言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薛瑄
振卽擢爲大理寺丞比至任士奇勸詣振謝瑄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謝

楊瑛弘治初爲給事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
頰璫泣訴于上上云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薛瑄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識一面瑄

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
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禮侍章敞使安南黎利賂以金珠異物堅却不受利
死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關吏曰
此天使即前却金者再來矣

林俊論劾僧繼曉內侍梁芳疏成赴通政司投之語
納言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竟笑曰君能言人所
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之

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疏竟入

黃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
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
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祭酒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王直爲
冢宰。欲以司寇轉陞。從容示意。隨曰豈有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論道學。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

雍泰居鄉族黨有犯法者。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

無爲雍某屈法

景泰間內侍善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持賄拜賀者科道論劾章既成林聰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

正統時內侍王振跋扈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直曰太監職四品我尚書一品岸然據尊席振無如之何

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苑無弗往弔翰林獨不往

侍講徐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陳音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言者大沮

章文懿立朝凜不可奪自號鷲夫或勸之少貶公曰
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

陳敬宗爲南祭酒奏績之京時貴有柄國者欲收之
門下托公同年周忱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竟不往

此頁原缺非後印

此言言深非淺也

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陳恭愍按江西屬吏有過爲平詔者公曰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魏文靖諱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其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文靖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已事即竟致仕去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王忠肅爲冢宰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階設復悞中則妨一寒士美裂卷火之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決請于士奇士奇心庇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閔司寇珪讞獄不稱旨 孝皇怒其論劉大夏曰爾

笈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對曰嘗聞孟子云
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王翺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
縣令大不樂夫人答翺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
孫耶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科爲
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畱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
給事乎

羅文莊公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

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真生平訓汝謂何乃有
是言竟不許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
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
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或勸理宜致
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卒不往

蔡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責

之曰古之爲令核蔡值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
不用妖服也

王忠肅奉 詔 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于
翺悉拆去之曰非 詔旨也

劉大夏忤逆瑾下獄有教公行賄者公曰如此而死
止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弘治初馬文升掌內臺奉 上耕籍田教坊司以雜
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

三曰言親言友
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卽斥去

何喬新致政楊宣慰致金銀爲壽并獻名梓可爲棺
者皆不納或謂其好名何曰戒之在得正今日也
儲瑾在吏部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
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

姚文灝自謂平生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
賂不通而已

道璉專權京官見之皆避
道璉翰林約湯瑾止長揖已

而入見前有跪者何塘奮聲曰先說不跪何又跪也瑾問言者誰塘云河南何塘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却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呂涇野家居有客爲權貴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客慚而退

江彬導駕至揚州傳旨欲選綉女蔣瑤爲守曰揚州止綉女三人江間何在蔣曰民間竝無某有親

女三人朝廷必欲選可以備數江語塞

何廷秀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
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欲壽
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

楊石淙云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歸者
兵部尚書河州土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
公不二三人河州謂竑曹南謂秉三原謂恕也

林聰被劾欲以專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驚曰詆聰

至死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對曰
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卽命釋聰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
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倪岳爲家宰極有風力嘗買一錦衣官之宅堅不受
價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
時在淮上者張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家宰風
裁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

陸瑜爲司寇適衛卒誣指揮李斌弑健謀反錦衣門
達煅煉成獄三法司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寃達怒
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耳吾何敢
舍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

吳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曰順德大增某者
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吳曰今非有舊例
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

江右撫臺居者多病孫燧至藩臬請改建孫曰有正

人無和地止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得一古鏡背
刻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爲公死忠先兆

景泰間編修薩奇報易儲宜勸進祭酒劉鉉曰國子
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闕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繼宗治郡名往吊
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言

雍泰起副都御史時劉瑾當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

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

何大復師御史某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
可結縉紳權大復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汗地
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

景暘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曰咫尺尊嚴不敢
不敬也

武宗將南幸人情危懼舒國裳約同志上疏乞畱家
宰陸完出危言沮之公舉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疏竟上

寧藩謀不軌召都御史孫燧大罵曰我何負于汝秦
我七疏孫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逆濠煽霍朝野以目聞屠簡肅僑按江右謂所親曰
奈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

屠應峻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家百
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徇私請安
用試爲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醢進者辭不受覆地

自明世宗親言 卷二十一
地墳覺曰寧墳母亂卒無所私

陸粲夜草疏方陳張桂二相之橫方屬草鬼囁于庭
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馮御史恩以彗星見論劾輔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
汪鉉腹心之彗方獻夫門庭之彗上怒逮下詔
獄適汪鉉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令校卒持
公轉膝面之公卽起立不跪辯甚強項觀者嘖嘖
嘆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

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得減成

陸文裕公督學山西時晉王愛幸一樂工其子學讀書前任督學考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四公三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

陸深為議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竄者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

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李應禎以中舍供奉 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

文徵明爲翰林時上相楊公以召人文見獨後楊公
曰生不知而父與我友耶何後見我文毅然曰先
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敢忘也故
不知相公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謝

黃瑞廳事前有五神廟欲毀之未幾病瘥危甚咸答

黃輕言毀廟黃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
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瘡止黃曰不可失信
于神遂毀之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
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
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馬逵令昌邑麤衣糲飯淡如也其妻乘間言居官而
貧若是逵怒曰爾欲使我爲善耶使我爲非耶

五印世說卷之六十一
應欖守常州遵憲綱不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

聞淵轉南司寇時張孚敬爲相囑曰僕在南刑曹嘗
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
僚屬以請公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所在安敢以
相公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

世廟宮中降紫姑仙態恭肅爲冢宰直斥其非上

震怒命中官鎖解歸原里爲民時丁南溪守河間

見熊柵鎖遂放之且野中官云歸報第說丁某去

其柎鎖 上聞竟不怒

嘉靖間分宜柄國郎自推還者必謁其子蕃虜畫而後得志李淑從杭州還京第以兩吳縑往曰小別于徒手者耳

寇徐水守寧波一巨室能說是非成敗人寇曰吾作守爲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

錢海石薇性耿介或勸之少貶以求進公曰不屈次

山之股不折彭澤之腰吾巖穴焉足矣

呂柟被斥陸完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
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覺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
之曰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吞云趙中貴指鹿為馬

陸平泉為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侯論定陶大臨曰朝
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如陸曰平泉曰伯爵者一
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業豈不能奪

雅量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
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嚴德明爲中丞請告 高皇怒黥其面後歸吳貧甚
頭戴小帽已敝用雜布補襖教授李綺頗易之問
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且曰
先時國法如秋荼仕者幾人得保首領余固不食

之碩菓也此破帽豈易戴哉綺驚拜請罪

姚少師歸吳每曳履獨步偶遇一丞喝道來少師行
如故丞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爲理有識者曰
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
出之謂太守曰此輩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
而笞之吾昨乃相戲耳更不罪丞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寫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
儀從坐一室視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

雜坐其傍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
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爲意

夏忠靖公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汴所服織金賜衣懼
逃者曰行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
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一進士戲乘夏原吉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
金忠未過時里人有窘辱公者公爲尚書其人補吏
來京師公薦用之或曰彼不于公有憾乎公曰顧

其才可用柰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王忠肅召爲家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
過聞雖貴官不得越人恠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
之至部卽調爲考功

顧佐執法下吏不堪乃誣奏佐受皂隸賂因放歸耕
楊士奇力辨上卽以訴吏付佐自治吏恐甚佐

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之但改行爲善竟不問
或問夏忠靖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太僕趣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宣宗命夏原吉遊西苑隸人問口龍衣而髯者非至尊乎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士權
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續禹神功語
出武功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
也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功得釋感其
義以女許婚其子後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冢宰王翱端方強毅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
復恩讐之地耶

薛文清爲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喉言官劾公故出

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辨究獲咎死何愧焉臣刑
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于厨下振問何以僕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爲之動赦歸田里

耿九疇爲太宰深知儲瓘之賢調爲考功郎中嘗覈
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瓘不從且云公所執何
異王介甫兩侍郎方竝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
我爲渠知己然非我莫能容也

屠瀟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

千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爲此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楛行坐有妨時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咎鵬曰若往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邏者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

得釋詠解其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

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土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而去

葉與中喪妻求于肅愍作墓表不數日爲德勝門軍躡死葉劾于公詔原之是日于公謂郎中王偉曰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卽命紙一揮而成

主事曹恂怨冢宰王翺遇于朝粹翺歐之翺立不動
觀者謂恂必獲重譴翺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
其官令有司防其出入而已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王振捏 旨逮獄錦衣官校至
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從容免冠就繫神色自
若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
某人今次勝吾前某人不及前次因顧僚屬曰還須
校定高下出 坊語畢乃行

蘇大年嘗有言譏王抑菴家宰及大年病不起以詩
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江上青山欲待誰抑
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大年卒抑菴爲志其墓
蔣靖瑤性寬厚守揚時出市有婦瀉水樓恩誤濺
公衣左右縛其夫至公叱去之或訝公大襲公曰
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英廟北狩虜犯京師衆議必銅大將軍鏡可以退虜
于謙乃掘土坑藏身長樂線手自點火虜死砲

下者萬計或曰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敢言功乎

陳鑑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申矣有太宰瀟新衣白綾甚澤吏捧硯誤傾墨汁懾息請罪公曰吾方惡其白而欲染之適與意會

由晉魏驥致政歸布衣芒屨與野駿雜處會大旱浙

省三司禱雨公渡江從之雪乘竹兜行道中二司
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帝亟也掖而出之二司
見公皇恐謝罪行禮畢倉皇訪公公已渡江矣

章懋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管之已
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且不識也

王亥以都憲歸偶入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
隣翁飯或恠之曰隣翁貧治具不若令易也

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綺爛然公內子荆

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
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美富貴可兼得耶

王司徒承裕幼時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諸姊
欲試之使婢藏去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
之則不復置扇終無媼色諸姊相與笑曰七叔量
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李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左右誤進酸酒文
靖連飲二卮次至瓊瓊曰真秀才酒也西涯語文

靖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欲吸三斗况兩盞耶
魏驥奉命往留都考察所積俸資寄一刑曹郎郎之
婿爲僞銀封識盡盜其真者公知而不言後郎悉
其事盡數償公公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
加人不韙乎予銀具在故無僞者乞不受

蔣亦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
聞卽命放舟次日復罵一主政遂遭箠楚僧許奏
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

一僧妄侮吾輩于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

御史林誠劾奏大學士商輅 憲廟欲譴誠輅素曰
臣常懇 陛下優容言官如羅倫輩皆復收用今
誠以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

張莊懿公鑿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墜落
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曰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
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逕遣出

陳編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

公怒責請啟門外索公罪許庖人乃削桺條爲箸
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

御史李鐸詆斥梁文康後大理寺丞缺銓司曰按格
宜鐸惟鐸詆公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
擢擢鐸

魏文靖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
行御史恠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
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

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標岸非其
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王
曰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李曰
在朝在野固自不同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挈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
同汎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故爲二
老圍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
不聞其聲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
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
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楊石齋在閣久滯無建白 武皇南巡有狂生上書
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後密計
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辨
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由也久之始

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瞿景淳佐吏部時有張司務者迂數迂公多吏諷

考察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是迂故多吏諷未及格也竟免黜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蔡子木在京師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合

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宴備賓
主禮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徐文貞致政家居爲怨家訐告張金山年八十餘往
候之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文貞曰何字曰忍字
文貞曰我亦贈公一字曰何字曰忘字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誤以公
名報令不知懸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能爲官
豈堪爲役令聞大愧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緝緝洗助之猶不給也
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
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熊令君出鄭州境肩輿鞞絕顛仆輿夫驚泣因念裴
晉公倉皇失印雍容乃復故處遂覺意氣盡平整
輿而前數十步道傍有石題曰唐晉公裴公度墓
事偶如此

清士藻嘗忿頑民因思書曰無忿疾于頑遽覺氣消

識鑒

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
之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
子隱語也基已知 成祖必有天下矣

高皇固守江東諸郡謀取浙東聞學正朱升名召問
時務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湯和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
何泥古爲

况鍾爲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廠
失火有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示鍾鍾曰若依
此奏恐不免罪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揀退二字震
大然之疏入有旨報罷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中上以黃金
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納鞞中比出宮
門佯醉脫鞞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
之德成曰九陶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

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遽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
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主上將裂地而
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文皇謀起兵簷瓦忽墜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天
欲殿下易黃瓦耳

靖難兵將起姚廣孝擇日至期疾風暴雨上日出
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廣孝對曰陛下乃龍也

自明七言集卷之三
三
正要風雨大方得勢

靖難師起道衍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曰前固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宣宗喜微行楊士奇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難徧豈無冤夫怨卒窺伺竊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莽候車駕謀作亂者上聞之曰士奇真愛我

張莊簡悅督學兩浙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
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
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曰卽薦陳循高穀苗
秉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
出片紙以某人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
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

昨都督通素善石亨亨迎駕南宮時公適在京使人
索賂將爲公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後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
謫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仁宗親信夏原吉諸司所進章疏命擬 旨公多云
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
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
分而權不下移

項忠計滿四有星孛于台斗占者以爲不祥忠曰賊
虐害生靈罪惡滔天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杜

兵法曰禁祥去疑攻之益急未幾果殲滅

劉大夏居職方賢聲甚著銓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語所知曰卽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嘗憤府縣政事不平今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乃陞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奏宣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寶無筭上卽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

劉忠宣爲職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
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宣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
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在亦當
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

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
顧開河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
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王忠肅在遼時有指揮孫璟以公事顛戍卒至死其

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女死于父妻死于夫非殺也

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奉使河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宜漸圖散遣不報後劉千斤等作亂副使鄧本端追訟英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于茂陵徐福

弘治間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書馬文升乞嚴武備卽中何孟春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宜慎火

三
月
七
日
言
宗
言
曰
曰
曰
曰
已而果然蓋能字能火故也

于肅愍甥欲公援入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
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閣下雖
不滿其字竟不敢言其不佳遂置上等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簞簞不飭懼甚乃以白金
爲燭餽之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
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爲縣令曰
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

周公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榭葉
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榭葉落地則咎汝矣
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凝然不動

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忤太監劉瑾落職歸或問瑾
等後來如何昂曰予觀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
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

黃紱改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差簿于庭
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

弘治庚戌徐文靖溥典會試夢人餽一大錢又夢餽牡丹二本以語王守溪荅曰錢福有聲塲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不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高科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姚文敏夔知貢舉見主司偶遺名士必力薦之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召富民勸募湖州胡汝
輝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汝輝曰
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
既而如數詣獻有司

梅溪一富翁貪吝之極陳良謨語客曰此人財積不
散又無一善狀當有奇禍歲餘陳又曰此人禍且
至矣客曰何也陳曰曩惟貪吝可鄙近則漸驕橫
矣非速禍哉未幾死于盜

三月十日 庚子 庚子 庚子
武宗初年瑾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在必克獨許襄毅曰此輩得踈斥足矣不然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議藉藉皆云王陽明狂數其去畱不可必王晉溪在本兵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其壻侯主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大人堅持此議恐滅族之禍不遠晉溪曰陽明謀畧足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不旬月果報捷

武宗彌留之際楊石齋定計誅江彬恐彬所領邊卒
數千倉猝爲變謀之王晉溪王曰當錄其扈從南
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瞿景淳介使鄭藩世子謬爲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
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以公故亦弗納 上已嘗
使調之侯語公調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
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蘆也又民

言身
十一
之秉勇好是懿德 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夷是

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密旨挾匕首以千金

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手書十人

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人奉二

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賦汝百金胡二十也稱之良

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

不踰刻屨巨盜于樽迴問遠近靡不頷首

薛頭陀欲授顧左山長生訣左山曰人之正氣自可
長留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

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
須有無橋正好認迷津今成捷徑矣

熊際華云夫子思狂簡則曰斐然成章然則世事新
而多奇不幾于無章乎

吳皇之西多水築隄有夫輒
乃者折去神阿云

急人之事甚於振已之溺予鄉誠不知務乃丘陵

而借力于川澤不敢謂有怵惕隱之心

熊神阿云西門豹治鄴民苦于河伯娶婦夫可折
是河伯且以賄遷而歲夫歲折無已時予鄉誠苦
河伯之黷貨也

江陵不奔喪涂杰將上疏詞懇而氣平其兄猶慮賈
禍縮曰疏中字有出涂出疏草兄引燭焚之次日
鄒元標疏上詞太激廷杖幾箠王則石持任翰院

疏曰僕涂直皆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四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賞譽

劉誠意舉進士丞高安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
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游者皆以爲慶雲
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

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胡閏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 太祖征僞漢見之

深加嘆異陰記其姓名後以薦至闕 上識之曰

此題詩鄱陽廟者也

陶安在翰林 高皇賜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

苑文章第一家

桂彥良侍 高皇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

師也又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

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其峻隘不如卿

太祖破漢班師論功行賞製鏤金字牌八字賜廖永忠等曰班超群帥知邁雄師

劉基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 伯溫有子矣

方孝孺爲蜀府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李忠文爲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

蘓守况鍾知鄒亮名將薦用有毀之者揭匿名書于
府門况見之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卽
日具疏上試授吏司務

薛文清論陳祚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訖無改色
蘓守姚善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
謂名可聞面不可見也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
或問陳克菴羅一峯于上浚川浚川曰克菴節行振

世一峯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克菴克之仁爲
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田一峯克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二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
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
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二也
李文達薦年富爲大司徒上曰左右多不悅富者

賢對曰不悅衆正見其賢

謝方石憫方正學殞身滅族收其遺文梓行于世蔡
虛齋曰遜志一編乃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
者一旦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劉大夏謂太監李榮曰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
在朕前說卿好官某與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如
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林俊謂陳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
在黃憲管寧之右

石文隱爲諸生時與兄戶部東澣公俱 文名李文

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芳乎
薛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榮陽教諭大叅陳宗閔行屬
至榮陽見文清文卽大嘉賞曰才雄氣廣他日祿
位不卑非余儕備員竊祿者比

邵二泉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
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
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劉閣老健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
只養得一箇韓貫道者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古人
王鏊少游京師吏侍葉盛奇其文時冢宰王翱新逝
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

楊性吳人早有才敏從楊廉夫遊廉夫以鏤笛道人
爲號故自爲老鏤人遂以小鏤稱性

雍都憲泰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

胡世寧薦詹事霍韶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
忠勁節近世鮮儷

孝宗諭劉大夏哉曰朝覲避嫌文臣有閉戶不與
人接見者如一人雖開門延客誰敢通賄

李文達薦布大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同
事者欲擬侍郎以尚書薦改擬侍郎則自
歎不信美竟擬尚書

謝一夔初從尹鳳岐游尹語人曰謝君他日所造吾

不及也吾于文字間卜之矣後果大魁

崔莊敏恭未任吏部卽以甄別人才爲已任如翰林
彭教李傑張元禎費閻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
失人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王翺爲石亨所短休致得旨李賢力贊遂畱之翺殊
不樂賢曰所以畱者非爲公爲朝廷也

錢大叅出帑金檄廣文徐聰賑荒或問錢奚捨縣而
任學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

景泰間御史練綱訐持羣臣短長不少假借歐陽廉
長于吏牘精敏過人時人語曰練綱口歐陽手

李文正謝文正劉文靖三人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
公謀劉公斷謝公充侃侃

程信爲進士時以事詣內閣楊文定見而奇之與論
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
何孟春嘗遊李文正之門文正亟稱曰子當表吾楚
董中峯擇壻徧視里中見無當意者甬川尚書過中

峯曰富貴所不可知卽欲芝草琅玕陳東殆其人乎乃艤舟江上呼陳視之面如玉澤睛如黑漆知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秘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親爲期日而遣之

馬理爲考功考察外官時臨潁內閣樂安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曰魏校唐龍蕭鳴鳳卽今有數人物欲考此三人請先考理

禮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劉誠
意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閻濯溪蜀人爲御史風裁凜然縉紳皆稱爲千尋劍

閣

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宸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

七且曰濠必成功屹屹不懼獨王晉溪一人

方良永劾奏朱寧其友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秦金論邵文莊家稱孝子國稱名臣世稱醇儒傑然
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楊文恪廉稱章文懿收四海天涯之學膺五福無疆
之年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
異論之伯恭

御史曹璘稱王信脊梁鍊硬心腸木枯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公貴卑
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且智非

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吳文定試久不售以貢入太學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

禮書席書薦陽明石淙二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

薛應旂曰劉忠宣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至如司馬光真先民遺執

羅欽順服除復起爲禮書改冢宰皆力辭致仕識者
謂其辭冢宰一節真有鳳凰千仞之意

嘉靖間刑部重獄不決四事 上命梁材署部篆且

爲勘理居數日四事俱得其情 上喜謂中官張

佐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者朕無憂矣

素稱文衡山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聽有不可
及之嘆

江美稱中山王之賢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

而爲一者

王世貞曰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
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
天下望而思其澤

韓文卒諡議公愚同寧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
不弛于學

常熟錢昕爲方伯魚侃爲郡守俱以廉聞錢有父產
王吏部嘗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徐文貞稱陸邦曰陸公學則爲己不爲人仕則爲人不爲己

霍文敏與孫文簡談夜分不倦嘗曰與他人語苦欠伸思睡至與毅齋坐雖沉醉中不覺洒然醒矣

王龍溪語陸平泉曰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

胡雪令松陽爲分巡胡有恒所知嘗謂雪曰官如米猶如冰我最其于清苦猶不及也

品藻

高皇問左師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安對曰
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
章溢葉琛 上然之

高皇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
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
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曰小犢將
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

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
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耳

高皇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
多讓又其次張孟兼

文廟嘗與解縉論寒義等十人縉各疏其下于義曰
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于劉儁曰雖有方幹不知碩義于鄭賜
曰可爲君子頗短于才子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于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于陳瑛曰
刻于用法好惡頗端于宋禮曰慙直而奇人怨不
恤于陳洽曰䟽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賓曰簿書
之才駟僉之心既奏文廟授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正統間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
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
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丘文莊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
勉而綜理微密過之

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
曰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座曰芳洲不愁無此座但
恐坐不安耳後果有茸州之行

彭幸菴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
誠意宋潛溪至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月川始

陳曰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賜林緝

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他日擔當斯道孔暘真卿而已

王維楨云楊石淙如龍王晉溪如虎龍在淵雷雨興焉虎在山草木茂焉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異

世論靈寶許氏父子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文簡弘而不毅

何椒丘云童恭毅恂恂和易與人語開口見肺腑人

不知其剛也至臨大事決大議他人跼促若轅下
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顧慮此所爲恭毅也

天順間吏侍缺

上問李賢誰可任者賢曰無如禮

部二人

上問優劣賢曰鄒幹端謹規模稍狹姚

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恭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陳孟縈徃候之因畱款
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孟縈有會待春風
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之句士奇云不嫌寒氣

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
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聊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
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尚勉之後孟潔登
第改翰吉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楊石淙爲關中學憲李西涯遺書曰今年榜張潛冠
乎石淙荅曰設無李夢陽張鳳翔二生潛不後矣
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是老知人

胡端敏公薦林俊楊一清曰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

喜然守正之節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
之歸然濟變之才真姚崇也

申相公當國衆推石星爲大司馬申曰其材第可坐
鎮雅俗耳本兵非其所長公歸而石用大誤國事
王荆石稱申瑤泉練達政務功表救時如姚元之密
調官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含茹黑白網羅群才
如韓稚圭固根本別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克國
羅整菴品藻人才云超遷與久任相流通超于前自

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

林見素與諸名公交李康惠承勛問諸公所長所短
林一一荅之李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
林乃虛心請問李曰某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
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恐亦在是

楊文襄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去分勞左右立
盡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羅念菴曰爲
天下用財不以私蓄卽比于一介不取可也

劉忠宣席上有譽威寧伯之才者公正色曰王世昌
有如此聰明方畧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旣壞
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非不智而何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
一字一墨爲驗因以輕重其人

揚月湖曰王虎谷王晉溪喬白巖稱晉中三傑說者
謂虎谷廉靜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尹旻司銓日有三舉子選除知縣邑不豫公曰莫以

縣令爲小官且須努力後三人皆不終其職

王陽明論舉薦人才不可不慎譬如養蠶但襍一爛蠶于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

李空同語楊遂菴曰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想亦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耳

世論張文忠孝敬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于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

史稱李文康時秉政四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常在
寬平天下稱爲長者

揚用修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
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
者眇者羝者氲者疥且瘡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
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太復儷豪不解李崆峒似何
勝于李

李夢陽初爲戶曹怏怏不樂考滿日尚書侶鍾署其
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

梅國禎讀焚書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却只
宜捧置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
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何心隱以講學遨遊京師耿御史座上識故相張居
正曰此人能操天下柄耿不以爲然何又曰分宜
欲滅道學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興滅者此

子也後果執大柄十餘年

張江陵初入館高新鄭器重之嘗曰他日當與公共
成化理張曰若撥亂反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
理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性稍急使余在左右
效箝弦似不無少助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任司寇鳳洲性
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
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規箴

宋文憲奉制詠鷹有自古戒禽荒之句 上曰卿可

謂善諫矣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
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太傅病 帝忽至太傅
自枕褥下出一劔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
以其心也自後功臣家不一至矣

成祖兵初入城楊文敏迎見上問何人對曰翰林

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殿下始入城先謁陵

乎先入朝乎成祖忻然曰非若言幾誤事矣

姑蘇錢芹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座請

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

時務而乃及此乃出一簡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

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 仁宗畱守南京

文皇卽日遺親信夏原吉往迎之

仁宗在東宮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爲說講畢召問楊士奇曰于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啗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啗譏 仁宗

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夏原吉扈駕巡邊

上因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何

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
余肅敏弟子囊舉進士肅敏教之曰人固貴剛不可
使人畏之如虎

英宗朝甘肅缺總兵會推吳瑾王翱以爲不可上

遽曰老王執拗王叩頭曰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
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中國乏人

文淵閣在午門內學士每入以東西兩筵相對坐李

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
賢駁曰烏有居是官不正其位者耶時曰欲正坐
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

張羅峰內閣病卒大宗伯霍渭崖徵祭文于呂涇野
公不可霍乃手書羅峯十善送公公荅書云公才
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爲正人有何不可

鄒來學由正郎改通叅猶不滿李文達曰誤矣才有
餘位不足公論必以爲虧若才不足而得高位非

好消息也來學悔謝後歷顯秩愈覺斯言有驗
鄒志完切諫時事其友田承君曰願君無以此舉自
滿士所當爲者尚不止此

大理出石屏官其地者每載以餽人有李邦伯者獨
寓意于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畱刻南
德政碑梅純稱之曰可謂德業相勸矣

在篁塚若擺脫得勢利兩字當爲我朝第一

孤平句
非論句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每客過必用鼓吹一執友來
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荅曰近誦
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曰圭齋
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
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大慚卽輟鼓吹

宣宗登萬歲山御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入登覽都畿
山川形勝上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豈
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

錢塘一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王陽明往訪因喝
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
甚麼僧驚起因問其家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僧曰
不能不起念先生因指本性諭之僧尋還家

吳僧智及從廣智訢公學文同袍者呵曰子才俊爽
若此不思負荷大法其作詩騷奴僕乎無畫燈揭
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智及噤不能答
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

呂柟爲講官至云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
取之不可不深念或訝其太直公曰賈山借秦爲
喻文帝尚能用之况 主上明聖不爲漢文者乎
王陽明勦賊寄語揚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
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

魏校蒼黃起亨云讀來書似猶以舊事芥蒂願開拓
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辟猶閑雲在天浮漚在
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

陳循當國纂修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乃命
門吏坦不至者職名于東閣因揭一對云朝叅未
到荷聖朝恩有覃時纂述不完柰志館書無成日
建文親屬囚南城日誦佛 英宗隔垣聞之惻然及
復辟諭張寧曰建文親屬吾欲釋之追復位號可
乎寧頓首曰此天地之心也柰 太宗何不如釋
而陰加厚賜庶爲兩得

英皇畱虜庭議迎復禮不決千戶龔遂榮獨投書內

關高穀請從厚王直嘆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

王恕召爲大冢宰至京鄒智往見曰老先生且勿受
職先請見君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
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

李西涯有一門生歸省兼告病西涯集同門諸人餞
之卽席賦詩爲贈汪石潭詩先成內云千年芝草
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共傳玩西涯獨將後
一句抹去令改衆皆愕然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

言
言
言
夫
夫
夫
二事今單說養病似偏衆請西涯續之卽援筆曰
五色宮袍當彩衣衆嘆服

給事張寧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內臺以奏草視
李賢賢曰言官薦人但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
羅洪先喪居不廢講學羅僑責之曰講學未爲無補
獨嫌于喪次夫取益于友不若取益于心恐索子
者當于牝牡驪黃外矣

楊升菴謂逸少有經濟才爲書名所掩藝之爲累大

矣李思齋曰藝亦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弔楊守陳欲警之于其來謁令閹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候御史旋詣陸公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遽公良久不至歸矣

歸安嚴鳳以孝友聞同邑施氏兄弟爭產其弟訴之鳳鳳顰蹙曰吾兄懼吾正苦之得如若兄力量可

盡奪吾田吾復何憂施感悟兄弟友愛終身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
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間者士子多讀書某等
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默然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
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
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
使後人割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

胡東洲督學兩浙有士子某者懲以夏楚明年述職
至京其人已狀元及第設席款胡以哥窑盤盞行
酒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脆薄
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

李志學好談神仙然嗜醇甘耽姝麗李夢陽曰暄寂
不共途動靜無竝驅子謂果有揚州鶴乎李曰根
汗泥而挺清冷之上者蓮之所以神也夢陽曰汗
泥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則可非蓮則壞矣

聶大年云王抑菴冢宰求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
移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

鄒東廓受知于劉野亭劉歸鄒送之劉曰子國器也
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劉忠爲南冢宰因司屬王主事肅之父家居素奢漸
致貧乏乃遺金二十兩與肅奉親曰恐尊公奉養
不悅汝欲曲意承之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鄒康僖銳好箴規人梁儉菴遷觀察使公勉之曰大

心胸以集衆善廣耳目以宣羣情

舒國裳嘗謝馳恩馳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舒將奏其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舒謝曰子督過是也卽焚其草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慙色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知已不宜多朋友三

二月七言
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
時于肅愍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
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

邵寶督學江西李西涯贈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
宜嚴肅教宜寬邵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濟軍孔御史按嘉興里老多被箠楚死者楊繼宗爲
知府入告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但當剔姦剷弊勸

懲官吏而已若逐甲清審此有同事非憲體也

工侍某託闖改吏侍許進對衆面語之曰公年尚未
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速化乎
王虎谷爲祠部郎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
度牒王晉溪問曰謂此可塞異端乎此輩苟且衣
食尚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

天順初陳汝言言于上曰翰林官皆帶列衙門衙
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體不便上召問冢宰

王九臯對曰學士之職不輕今已太多汝言折之
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多也遂俱改學士

周文襄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教授朱冕叱阜
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
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
人累盛德耳

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李尤歲親切磴
嘗批邵所作文後云予往時爲方石老彈射所告

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

喬白巖轉南司馬其師楊文襄移書相規曰君勿以
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末終令譽則予無似得
托姓名于不朽矣

沈石田問都南濠近有何得意作南濠自誦節婦詩
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有一字未穩
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改燈字爲春字

劉瑾恨王陽明不置王度不免潛至閩中與一異人

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遠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遂決策返

王守仁素善劉卷正劉謀逆守仁逼令用決其母發暴露守仁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書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愧屈

曾棟言大臣體國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

穆宗喬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之幾不免偶見桂古山道其事桂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林希元欲征安南張岳規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

唐一菴遊滙甘泉之門甘泉嘗問此間好山水曾遊遍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一菴間何故有得曰君有所得君自知之吾不可畀汝也

章楓山語陸儼山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爵位者須自量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儼山舉以告劉司直劉微晒曰楓山失言孟子是藐其勢位楓山則藐其人矣

國學舊有荆公文集板陸儼山爲司成命模印數部分遣朝士學錄王玠蹙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安石事業者

何字新至孝養母時積雨不止及輶車屆道雨若注

避旣葬廬墓夜有二虎守之後宇新舉鄉貢求李
西涯諸名公作廬墓詩陳白沙有直從天地閉三
冬之句蓋惜其自裸也

叢蘭巡撫淮安冗費汰盡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
禁章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
今爲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帛多矣叢
良久曰得無難于行乎生曰公之禁令皆此類也
不便于行者多矣叢乃稍弛厲禁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豪勢醜張甚佐子不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刻死矣母恻助電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曰病矣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役傷齊黃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卽死茲役

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王文恪修姑蘓志成楊循吉一顧簽票卽斥去後語
文恪曰志修于我朝便當以蘓州名志姑蘓吳王
臺名也可以此名志乎

臨海金賁亨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
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
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

文衡山每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

罵人亦是一病

謝茂秦素善李于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數于鱗不法事衆默然魏順甫獨前質曰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今以人言而遂信之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不忠不告于鱗而告士大夫顯者不厚其請改事矣遂拂衣去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凡事不可六要好

吾謹就試有司盛飾冠服文頃刻就偶風動衣裾文
采五色爛然有司詰怒欲笞之然奇其文第曰有
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挾狐白裘及衣之耳

馮夢禎館試先一日杜門理舊業屠隆曰足下云宦
情太薄欲蚤尋僕西湖之上僕信人也且先至湖
濱埃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羅近溪偕鄭昆巖諸同志訪悅心長老悅心遍叩之

日諸公皆可進此道獨不敢許近溪公愕然問故
日載滿了近溪大服已謂昆巖諸公日此語惟近
溪公能當對諸公却不敢道諸君皆大服

鄭南阜日朋友有過貴在含蓄而默化之勿得當衆
攻激及阻其進

雲間陸宗伯澄心
卷靜內境坦夷而平湖之陸雖護持佛
教緇流歸
之人云與陸雲間自別

捷悟

太祖一日欲刑人劉基請何爲 太祖語以所夢基
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
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比三日海寧舉
以城降 上喜悉出所刑人縱之

况鍾謁一勢鬪拜下不荅歛揖起云老大監不喜拜
且長揖

郭德成侍燕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笑曰酒風

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
髡之 上默然既醒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永樂間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賫敕撫諭行月餘
又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者
悉已復業 上語楊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哀
觀榮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未到不足哀

文皇內閣七人惟楊榮最少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內閣惟榮赴命 上曰爾後進寧解此今

當遣何處兵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
城堅其人習戰發已十日虜且退矣夜半報虜圍
解 上諭榮曰何料之審也

景帝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 東
宮生日也英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帝默然蓋景帝所言者懷愍英所言者 憲廟
也

成化乙未會試徐文靖公溥主考夢至一所大浸茫

茫忽一物若電者昂首登岸公以三箭插其上時
王守溪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拆卷果
第一深以狀頭望之竟爲忌者所抑未知夢之所
屬後謂守溪曰吾當時所夢插箭蓋品字也其一
品之兆乎後守溪登政府秩一品

正統間虜逼京城徐理倡南遷之議內臣皆叱詈之
乃命人扶出江時宜值于左掖門徐曰吾主南遷
不合矣江乃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

其春立春日正值 聖節衆議應賀迎春先後未定
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
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徐有貞治河張秋不能成功乃其三求水發源處百
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有貞往訊之僧第曰聖
人無欲有貞悟曰此下殆有龍窟所欲者珠也吾
能使之去乃鎔鑊汁灌之水始受塞遂成平道蓋
鑊汁能蝕珠龍愛珠故也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
受勅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
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初書旣云
右府卽合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商閭老罷職家居成化間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
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縑青布
圍領自稱原籍爲民商輅行取到京

正統間宮殿當絲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責勅厲

南直隸巡撫周恂如辨供時公以議事至京進諸
塗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奏京
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回治照數輸納
以新易舊可謂兩便

程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度數日茫無
緒次有老翁獻計用井字法言訖卽去程卽命畫
地作井字堆鹽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
者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

荆王嘗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後閱觀音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成化間中官黃賜同陸瑜王堅讞獄有兄與人爭第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抵罪黃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况其兄乎正在矜疑之例二公無以應

家嘗執諸臣奏事御前嘗准行者止以是字答之
成化末年 上病舌溼每答是字不便時鴻臚卿
施純請以照例二字易之 上大喜遂轉禮侍未
幾進尚書人目爲兩字尚書

賀欽爲給事中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
猶覆世卽用我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

英宗復辟頗悟于謙之冤擊毬內苑恭順侯吳瑾撫
寧伯朱來隨符少頃張軌石亨自外至 上連以

杖截地曰好箇于謙好個于謙瑾永出語所親
曰觀上意亨等無所逃矣後俱被誅

弘治乙丑崑山顧鼎臣爲狀元尹直家居謂人曰臣
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
都憲王竑董漕淮安姑蘊一老人傳檄公問汝年幾
何荅曰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
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
日公慘容曰名言也不久乞致仕

言忠節遠觀察江西語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爲暴者特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惡惡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

王守仁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遂歷崑
險至之其人正熟睡公俟其醒問最上一乘其人
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公恍然悟
李淑僉浙臬時城慈溪甫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

之公不可趙乃置酒于城外某山使人射矢及城
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
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

世宗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 寶訓及寶錄 上
御書歲偶誤欲更之張孚敬曰惟天子考文御書
卽爲綸綍矣勿更

周鑑覆舟江中幸無恙尋遽慙使嘆曰宦途之險猶
牛渚馬當也日行其間安能數徼天幸哉竟致仕

唐樞與諸老會講山中將就寢從唐問諸老此時尚有
事當料理否皆云無之唐曰方今盛寒吾與諸君
飲酒甚樂從者尚無寢息之所不可不爲理會

蔣芝曰宋儒格致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
之說一新耳目如鱗魚鮮笋肥美爽口盤肴陳前
味如嚼冰若久而厭餒依舊用鶩鴨羊豕矣

王槐野曰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
賓宴賓有三爵輒去者有留連終夜者視主人意

若何耳仕宦行藏大槩類此

周恩兼曰食淡勝于肥甘食後方見貧賤勝于富貴
當亦如是

蘇神何過歐陽文忠墓曰恐是醉翁渣滓耳爽爽清
神嘗在環滁林壑間

白雲世說新語卷之五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夙惠

方孝孺鬢鬣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忻然
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
云父立子坐禮乎解遽荅云嫂溺叔援權也

楊文敏年十三或論古名相嘆爲不可及公徐云臯

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其父
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
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

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

敏政同召 上試對云螭解渾身甲冑敏政對曰

唐虞徧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

浦腹經綸後程官

學士李大拜兆于此矣

楊季任僉浙憲嘗見數童從社學字歸中一生手拋書
包爲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
校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許之
乃云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
若公會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亦至僉憲

舒芬之父得一壑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

皇明世宗皇帝
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
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葬于此兒卽應矣父從
之芬果大魁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
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
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于地上書耳 上命內
侍昇几一揮而就

正統間起送神童至京 上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

一字乃以筆直豎如羅長傍加一點遂成卍字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竟北面拜
祖恠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人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
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何文肅齋新幼閱陳子極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
曰子極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
文煥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

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恠誕不經之談
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
白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張簡肅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劉士諱幼時臥病其父卽病所得其祀竈文驚嘆曰
此子有八百受敵之才

張寧七歲題畫龍有二黃點金睛恐飛去

王字幼穎悟過絕異人。張三丰抱視良久曰：此兒奇特不凡。他日必爲河南人物，貴顯不足言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卽擲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遺長者，故携歸耳。

劉咸粟六歲，侍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

劉咸粟幼時，侍父方伯公，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

伯笑曰童子何慮之遠

布衣陳剩夫家始微賤父銀工也常携公攻業于人
其人密爲之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
蒙盜賊之名乎勸其父舍之

呂原九歲能文識者曰此子殆脫穎而出者

王道亨年十二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
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
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

倪文毅岳五歲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
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之理矣

王陽明幼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
登第耳陽明日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
賢耳其父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謝璿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
鴈叫霜客驚嘆呼爲奇童

鳳翔王麒年十三爲知府張本濟所愛曰使讀書不

三
明世說新語
房貞
輟不數年天下無書矣

韓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
父問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

孫文簡承恩五齡吳一齋以紅燭試破卽荅曰色似
朝霞光同夜月吳曰此清華色象異日華國之徵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分韻教之作詩王輒成
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冀沙漠師驚曰
子異日必以文鳴世

豪爽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
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孫炎博學能文下筆輒數千言與人談古今成敗如
懸河性嗜飲負氣一時交遊竝豪俠輩嘗曰孫炎
豈誕誕輩伍耶章句之士不在眉睫

永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僅得一武
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內翰燦請往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臣量且當陪過此虜 上喜
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評虜使已酣武弁亦
潦倒內翰奕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酒量豈
不作我朝狀元乎

項忠討蒲四矢石如雨畧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
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郭定襄登守大同屢劾之後人心土崩愛登者泣曰
事至此奈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

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

王竑少以經濟自許擢給事中日士當希汲黯朱雲
安能局促效轍下駒耶

劉源清巡撫宣大每戰必曰死入褒忠祠何恨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犬豕
亦走避之當時亦大異此事

鄒智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且曰
智此行非但會試正欲上疏使進君子退小人則

皇明世言錄詩
天下治恕不答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董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力士奉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遵鎗庭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還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吾曰吾豈

與金枝校者耶

王莊毅竑尚氣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爲扼腕自廷
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
馬順者自是名滿天下

憲宗開西廠命中官緝事勢焰不可當其黨常瑛者
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儒家并掠其妻時陳
音居北合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
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音也

聲氣愈厲其人少戢

韓中丞雍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
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
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卽
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球坐久索飲村
居無所覓公嘆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醞一餅共酌
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齋交

王文成少好奇隨海桴過仙姑島觀日出島有老人
留王宿半夜呼曰日出矣王起見海水都作臙脂
色日如巨屋晃漾漸昇以爲半生奇觀莫是過也
湯胤勳東甌王孫負才使氣日記數萬言十五六爲
翁子員京兆尹下學傳書召諸生胤勳後至當筭
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筭之胤勳攘袂走
出學門題詩府署云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
理釣絲遂出遊江湖

梁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籍甚當徙吏部人有風其
且止者公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
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

胡山人岳松與曾省吾善曾聞謂山人盍就武科目
見山人笑曰足下恥生能卑卑汗辱中從短後捷
兒角屬鼠乎孰與向岸長裾誦說先王與當世長
者遊以自愉快卽六將軍不易矣

沈青崖嘗從嚴世蕃飲世蕃嘗所狎客給事飲非其

任強濯之公卽以濯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沈青崖編管保安會總督楊順多殺平民報功青崖
忿懣爲詩刺之有曰白單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
覓頭顱或勸公隱默自全公曰我昔非言官今非
啞子若輩殺人欺君要賞吾誓不與共天

楊爵繫獄首尾八載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
曰吾身尚在吾何憾

楊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

可乃以精白纓作襪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
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演
成卷揚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王冕大雪中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
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

龔司諫欲以木元經才藝上聞元經曰人各有時若
錐處囊中穎當自脫寧待援手他人乎儻異薦上
元經惟有披髮入山耳

楊醫家居有旨逮繫官校入節與偕行諸校謂曰盍
內別平爵曰去矣勿復顧

楊給諫允繩自言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含

楊繼盛論劾嚴嵩 上怒其引用 二王爲辭杖公
百或遺之蚺蛇膽公曰椒山自有膽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
殆爲咸陽三月火復仇耳

李思齋曰丈夫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而其二裝炙鵝鵝皆大臠其二裝饅頭大如盃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筋以手撥之銀盃二使注酒長取大爵傍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于酒互舉無筭既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高捷罷歸莊居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
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必光如月燦疾如風盜皆
狂奔聞有俯伏者呼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

彭司馬澤晨訪郭武定畱小酌念無酬酢者適張御
史之子至因取兩銀舟相對彭尚不肯脫衣酒十
餘行解帶褫衣曰進部未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
行曰部幸鮮事可無進矣轟對無算至暮始別

唐荆川語王遵巖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

皇明世說卷之三
十一
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

吳人張隱君云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唐順之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三崖歐陽公數忤權倖有爲公寒心者公曰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旣爲官安得避禍

黃舍人道月與一二同年遊西山黃岸幘衣半臂紫
袷坐蓮錢駘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
雲卽以鳥犢游人爲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

鄧文潔善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
不休不臨懸不壯每會神情獨得仙仙欲飛

楊最在獄不食囚飯語周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
羣玉屑安能甘此侮汚爲全瓦礫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

三
目
廿
言
業
言
三
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也

龔大章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安用哉

熊際華曰余泛亦壁亦以七月望夕因感賞古人賦詩橫梁風雲氣豪舉酒屬客勝情乃足澆之

莫雲卿曰余嘗獨居山中時借榻僧舍每見林巒新
霧鳥聲碎耳巖扉初曉雲山盪胸一啟山椒紫翠
正落枕上仙山乎覺身世之欲浮也

容止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劍氣
殆不可掩

忠誠伯茹瑞狀貌魁奇不妄言笑事太祖十餘年
小心無過太祖嘗稱爲賢人君子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
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大同缺巡撫李賢以王越薦及陞見英宗曰王越

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

倪文毅體貌豐碩目光燭然望之如神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李文達等代之後又繼
以岳正 英宗始見徐曰徐有貞可惜無福又謂
岳正齷齪胡子故此數人旋斥而文達儀度端凝
得體始終保全安享富貴

韓雍精悍濶達 上喜以狀貌陞兵部右侍諭南陽

曰各邊撫臣但得如雍者方稱

王守溪云成弘問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

林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

謝一夔廷試第一傳臚之旦褒然衆中縉紳屬目李文達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

王文莊鴻儒未遇郡守段堅一見嘆曰子風神清徹

非塵埃中人

戶書吳琳致政歸朝廷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拔稻秧徐布于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吳尚書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

丘文莊稱蔡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間而內辯

世宗幸太廟見張文忠公喜賜詩稱公貌奇才崛

瀘大周云楊升菴在瀘州其服飾舉動似蘓州一貴

公子

莆田彭韶爲吏侍人不見其笑容衆擬之包孝肅
孫一元善說玄虛渥顏飄鬚之如神仙中人

黃道月在京邸飲黃履常樓中望西山雪黃倚榭浮
白目光與雪射爛若燭銀長嘯內激山水盡裂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相
三崖歐陽公眉目皎晢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

陸杰巡撫湖廣 世廟巡幸召見見公偉貌修髯進
退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

自新

羅文恭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
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
入禪那美乃悔其前功篤志聖學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于正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彙括其辭題于

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知

岳正敬啟不敢

世廟諭內閣曰侍郎董玘 經筵內行禮先後俱無
遜讓之體其心可知玘聞之懼自是見 上屏息
如儀 上復謂內閣曰玘承諭後似加恭謹已知
省改其令安心供職

呂光洵按吳某給事欲爲富人居聞適陸燾在座不
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
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噤不
敢言思之愧死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吾謹喜擊劍弄丸蹴鞠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
中醉輒出都門走馬平原識者咸目之曰此吾舍
人兒耶舍人長者何爲令無子謹聞曰如人言必
何若乃稱舍人有見也或曰丈夫能以文章博上
第耳謹曰若是子謹何有遂謝諸少年始爲博士
業至掄魁才五月耳

助教李繼浮薄李時勉爲司成時厭之後時勉忤瑾
被枷繼營救甚力轉求會昌伯得釋衆始稱之

企羨

楊翁講學香溪之上學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選
近以求館事翁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
足爲若師求吾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
所師者盡指士奇也竟延之

進士姜麟見陳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
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
之者曰活孟子活孟子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
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求矢勿諉也蓋
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
諸生口獨魏裳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
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

周鼎穎敏絕倫爲金榮襄公幕下士章文仲來謁公
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曰南征詩百韻進兩生

于前爲誦一過皆能悉記周復從未句倒誦至前
章謝曰今而後知讓君矣

王陽明謫龍場驛丞歸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乃托
言投江實附客舟至閩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
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
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
收其囊見陽明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
然得無患乎

嘉靖初朝鮮王奏呂柟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
乞厚遇仍頒賜其所爲文使本國誦式

文待詔每稱沈啟南爲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
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

陸師道師事文徵明人謂陸公已貴胡折節乃爾公
曰文先生以秬藏道無適非師奉之益篤

蔡林屋羽書法道勁聞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
擿其離者羽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效之爲諸

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

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立一雞一黍酒三行食飯而罷此可爲法

王元美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王寅喜談禪嘗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嶽者三今將遊海外五嶽而後出世寅愈益

卷三十一 詩集 卷三十一
嚮慕因自號十嶽山人

梅衡湘荅李卓吾云聞公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于公
心向之未交一言何可老也

熊際華曰過吉水鄒南臯里水石冷冷真使人懷廉
立之想及過先生一語語不可了已翩然有陰風
弄月以歸之興矣

莫廷韓曰余生平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牕掩映
便欲卜居其下

傷逝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闔內與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宋祭酒訥疾篤其子麟懇諸監官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祭畢乃就昇歸遂卒

袁袞曰國初死忠者如王禕之死滇南希烈之真卿

也花雲之守姑熟祿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沛
公之紀信也張子明之僞降晉人之解揚也他如
胡越國之死金華孫耿之死括蒼其事與唐張鎰
李絳頗相類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謀反行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
罪命行供狀日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
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文廟繼統陳迥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于市

上命割其肉塞廸口因問肉味何如廸曰這是忠
臣孝子肉甚香美

卓敬不屈 文皇就僂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
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文皇登極方孝孺不肯草詔凌遲未畢改命樓璉惶
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
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

浞河之戰平安操長鎗馳馬追 文皇幾及會馬蹶

被擒 上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

殿下如刺朽耳 上壯而釋之久之 上問平

保兒尚在耶安聞自經死

吳友雲使雲南有梁王使臣鐵知院等劫雲使降命
胡服辮髮以見雲厲聲曰汝不趣降乃欲降天子
使耶雲頭可斷髮不可辮遂遇害

于謙冤死 憲宗嗣極首復謙官制詞曰先帝已知
其枉朕心竇憐其忠

張寧士以寧自守清潔奉使安南襍被而往臨終有
詩去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劉球疏請攬權大忤逆瑾卽降前梓球赴獄囑其黨
馬順苦拷卽獄中支解之劉臨刑不知所謂第大
呼曰死當訴 太祖 太宗

英廟復辟石亨誣奏于謙王文不軌廷鞫日王方辨
迎襄之誣于第云何辨爲縱 上不欲殺我石亨
輩必不相容遂默不對

高都御史明卒時書二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
送百骸歸地

周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少司寇林一鶚病久尹直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
將三月當住俸夫明日報卒直曰林公不慮病不
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陳真晟卒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雨
上書請補正學泉南陳先生墓

武宗有旨擇日巡狩徧觀中土繁麗舉朝切諫不聽
有金吾指揮張英者謂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
赤于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
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卽縛 詔翰英囊土何
爲曰恐汗帝廷洒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

陸震廷杖垂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乱也
宸濠將謀不軌瑞州守宋以方積忤濠意考績將之
省父老邁曰公其以死行乎宋曰封疆之臣死封

楊爵繫獄前後七年忽官中火傳 詔悉赦爵及歸

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矣未幾卒

施閻將死自諱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

張鳳翔角尚山舉于鄉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
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隨
舉進士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
人以二子擬鳳翔非識乎

方伯張賢將卒語其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

誌表虛譽失我真母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宋山人應春性豪宕固窮遍遊海內後至武林縉紳

有憐其老欲爲置棺衾者宋笑曰我自有結果處

無需此八月錢塘潮盛宋飲酒大醉赴潮死

陳體方將死頭載野花肩輿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

辭世去

鄭善夫赴官留都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些氣

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不一年而卒

樓遊

宋景濂云近來衰孱益甚自學不久人世居北有一峰峻甚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韻四曠之地思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畧事皆棄

常慕富民徐洪忽諭幹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有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遂舉田宅授珪挈妻子築室先隴之側布衣蔬食謝遠交遊自號桃源水隱太祖故人焦某屢命不起使人搜索之一日焦荷雞

酒由御街直入。上大喜命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千戶數日出高橋門挂冠帶于桑樹而歸。

太祖召郭德成爲都督郭免冠泣謝曰臣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位高祿重事苟不理上必殺我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矣。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脯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米粥何名清福胡曰

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飽煖又幸樹無
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道士鄧羽爲詩甚工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
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野鶴之趣遂
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于詩也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
循觀降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
江洪濙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

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陳德勝自號龍潭老人耕隱不仕吳康齋雅重之語
陳白沙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往訪適龍
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之家對榻信宿辨析疑義
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始蘓尤大叅文度乞歸日以機杼爲活人罕知者會
尹冢宰與公同年托蘓守訪之因覓得一老絡絲

委巷芒鞋衰帽澁如也人或告以郡侯至即趨避之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視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徑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呂仲木引疾歸門人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不憚煩也曰豈予得已哉曠職素餐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

施峻罷歸每引詞客對酒初蕭入戶輒手作而揖曰
幸爲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
歌其詩輒酣呼愉快世謂其有稽阮之風

都玄敬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末終日或
至屢空輒笑曰天地間當不令都生餒死

王恭年六十餘薦至京師同郡王儻戲恭曰君無以
會稽章綬故來耶恭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陳太初自號無佳髮僧平生蹤跡非西峰則東嶺目

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

陸文裕公語朝士云僕之迂狂蹶而不悔近得秘法
朝叅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叅禪習靜雖書冊盡皆
掃去乃大有益

高叔嗣蒼哀求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
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
肥芹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槔空
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

所與也

薛蕙罷官乃爲雉園宴處痛罷爲詩著老子解供達
磨像案上陳邵堯夫詩曰是矣是矣優以尚矣

王立道病肺欲疏歸語人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
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海上羣樵人徜徉足終吾
年誓與雲霄冠珮絕矣

李于麟請告歸構一樓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
無所溷吾目也

王世懋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構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親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曰吾他無所潤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捨近矚而尋退尋公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尚羊耳徐獻忠罷歸語人曰越鳥南枝自有靈性鍾鼎尊重不換我自在山林也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爲冢宰欲強起之王辭曰
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曹時中作壽燕日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
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王元美曰余遊洞庭累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
至自津盡匿名姓與釣父羣長空皜然了無纖雲
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酸遇興輒極涼暄天
朔秋不蕭瑟從行諸君周文善詩子念儷之陸丈

善書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
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饒口將書一通寄伯玉大
司馬署中必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沈鳳峰日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
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圍坐談諧雜俗醒醉相
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
杳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
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袁石公曰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
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
豈古之餅隱者與顏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
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愛花以德也

黃勉之自稱山人其友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
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
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忘醉飽飯
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

倉腹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
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以報主人可謂山
僕謂之山人宜哉

陳孝廉琮構別墅寶邑之北却前後塚巒巒或造陳
類感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
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王麟洲宦關西見二叟策杖而行意甚適也王問何
以得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

可畱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聞一叟對
日澹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
見縣大夫王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

鄧定字偕張陽和翁龍溪游古蘭寺班荆而坐浮觴
流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笑曰此
勝絲竹矣

陸宗伯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
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爲誰人收豎所乾沒展卷頓

還舊觀復起余芒屨竹杖之想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鍾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
洒洒颺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廷韓曰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
佳無流泉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
不佳古之真隱曠士多托跡于名岳要之山無隱
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林道尊矣

真雲卿曰晚涼箕踞臨池數酌閒設筆墨摹古帖一

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黃矣

陳繼儒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
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棊令人閒杖令人
直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
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藝器令人古
陳眉公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
茅簷廬簾紙牕土壁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曰果
爾亦是天壤間一異人

五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六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賢媛

洪武十年戶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上遣使
覘其妻妻方績麻于即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
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贍
老妾其及固宜

劉寧爲刑部卽有以銀納瓜中行賄者妻安氏發之

下詔褒寧廉介素信于妻妻能佐以義厚賜之

姚廣孝爲僧其姊知其好殺戒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

姚少師旣貴還欲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入戶不復再見

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厥妻嚴正頒諾之日妻呼

其子宣誥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吳中一篇誥
文何嘗說他清廉二字

解縉胡廣侍燕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已
有子廣宜妻以女遂訂盟後縉子禎亮戍邊廣欲
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
父何用生爲越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姑蘓潘純爲御史娶穆氏爲妾穆祖父皆世勲不知

潘有室也其妻黃氏亦不知娶于穆自蘓至京純懼館穆于他室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黃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婦田宅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子明日穆氏兄弟至將論純而歸女穆氏以理論之黃氏又以女事其父兄感動和好後純出宰信陽二氏同處十六年無間言

劉氏許嫁鹽山王某侏儒而陋既婚不能近婦時避出與牧兒相追隨兩家父母欲令別嫁女泣曰得

夫若此天也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柰何縱其逝去吾寧奉佛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爲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海州節婦司小花年十六未嫁夫亡歸夫家守節不二探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時徐

宗實奉使兩淮上言曰厥婦既能哭夫于筮嫁之初又能剪髮于葬姑之後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祥符民袁海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禱于空所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卽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偕至飛昇臺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許捐軀代姑今當如約衆方止之忽投身萬仞之崖矣俄而母與夫上殿遙見徐拜禮殿下駭問之徐言方隕

體而下忽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

趙氏歸于謝夫死時年二十有五有奪其志者氏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乃盛奩嫁夫之幼妹聞人貧乏及橋梁當葺治者給之數年貲亦衰外議始息

羅循官憲副其妻與諸僚闡人宴集布衣荆簪介珠翠之間或勸之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閣老鉛山費公女明慧有文嫁宜興吳尚書之子少

年多外好踈于伉儷女鬱鬱成疾臨亡為書數百
言達公末綴一詩云嚙指題詩寄老親洞房辜負
十年春西江豈是無門第錯認荆溪薄倖人公見
之哀慟幾絕

崑山顧方伯雍里之女嫁于孫甚有才情嘗作春日
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
叫春鶯何良俊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孟淑卿蘓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

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
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貴池唐貴梅笄年適朱姑悍而淫誨婦淫者以百數
弗聽加之箠楚炮烙終不聽姑乃訟婦不孝通判
毛玉受賂倍加婦刑幾死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
實婦曰全吾名而汙吾姑可乎竟自經死

張莊懿子早卒聘趙氏女聞夫卒卽至夫家守制有
司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清曰言婦則

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母家若不當旌者錢福奮
臂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

成國朱公歿于虜子某隨征獨返其母讓之曰汝父
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
耶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

蒲州信姜榮攝篆適華林賊攻城姜取印付姜質氏
並出捍賊不敵逸去賊突入城質先藏印池水中
乃就縛時盛豹父子亦在難質語賊曰盛家子在

何不遺其父報令贖我賊許之密語盛曰我不卽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卽投井死

屠漸山欲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欲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

貞孝何婦華亭人聞有夫亡而獨存者輒唾之曰胡

不于夫絕時同死後竟行其志

肇慶學訓陳紀召以遷去寄二百金於諸生程衡越
五載衡與紀召皆死矣衡家又被盜或說衡妻潘
氏因而爲利者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
仁寧居以待後紀召子至舉而還之封識如故

廉李相繼室馬氏年二十夫卒扃戶皎絕不
問外事李同年侍御周公用過其家立階下曰馬
嫂盛德不敢請見又不敢廢禮北面再拜而去

術解

周顛仙詭譎 太祖每出輒伏道左以手畫地爲圈

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蓋一桶者一統之謂也

太祖每令鑊冠道人望氣言歷歷應及鄱陽大戰友
諒已中流矢死軍中尚未覺道人望風知之密啟
曰友諒死矣其下猶力戰請爲文以祭使人持進
哭之則彼氣奪吾事濟矣如其言漢兵大潰

太祖初渡江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

與士曰願書字占之 上卽拔劍畫一字于地士
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洪武初叅知政事劉王二公蒞淞改拱北樓爲來遠
張乘槎視之曰二日內主哀喪事如期王母病卒
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
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
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

冷謙傳仙術有貧者求濟於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

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
牝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後
被執併逮謙謙謂逮者曰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
者以餅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
漸隱至御前高皇問之輒于瓶中應如嚮上
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山西金箔張者多幻術高皇召試其術乃于袖中
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

初出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彌布殿廷又以蓮子
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在
船上採蓮唱吳歌 帝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
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
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
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踣藉而臥 上聞而異之即
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

脚踰石耳 上不覺汗浹于背卽還宮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曰汝自知

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

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正非衣小兒矣

閻頭陀能于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

其後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趺坐或

浴沸湯中遇食不問貴賤必分客有問道者曰治

國必先愛民養身莫善寡欲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貧富
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曰惜乎不
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
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
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洪武末年熒惑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
年朝廷怒其妄逮京詔獄明年靖難兵果起北平
董興征廣州賊夜半聞雞鳴興問馬軾曰此何祥也

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袁忠徹初相 仁宗無天子禮元年四月遣使逮之

忠徹時爲太常丞見守備內臣跪請云聞有旨執
其遲二十日得脫矣公接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
臣許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囚
忠徹至臨清遇遺詔免

徐武功方被劾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
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柰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

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徐武功問劉宗序曰見夜來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言祥所害至此恐其禍尤甚于我是月吉
祥之侄欽果反誅連及吉祥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
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
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遁去

徐有貞善天文巳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亟命

妻帑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子婦也遂行過臨清數驛土木敗報至

陳郊精數學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已而身罹之文皇潛時有風李秀者陽狂奇譎惟上知其人一

日奏曰明日臣生日欲邀三護衛飲上笑令諸

校徃秀持楮錢置地煨之烟起衝人竅涕橫流楮燼秀運箕揚灰被衆衣大聲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耶衆以聞上笑而已

弘治壬戌春初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
曰魁在何處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將揭曉復
命占之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矣
是年湖廣魯鐸中會元陝西康海中狀元

彭時及第明年頒已巳之朔觀其書一至夏晝冬夜
各六十一刻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因問司
曆某先生荅曰曆者聖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
之能無搖其本乎未幾有土木之變

鏗續嘗言其父客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又之
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父客曰此二雀求其
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
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正德中迎占國師于京師諸縉紳問占曰頃從陸來
乎從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耳衆未信占乃出一
葫蘆傾一盞于碗內大如芥子占以水噀之漸長
數尺飛出檐前則二三丈夫雷雨大作衆請曰公

真神人願收龍以止怖占叱之漸小仍入葫蘆中
王士能生一百二十餘歲楊循吉扣其所以壽荅曰
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
孫福海有戲術常與諸少年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孫
語少年曰汝欲見其足耶卽畫地爲一字婦至見
畫處若巨溝卽躍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諸武胄餞王臣于海上贐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
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謝曰銀在特相戲耳

出諸袖中

尹蓬頭居鐵鶴觀中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
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二百年矣幸再
相見跨鐵鶴背飛上殿瘡對衆高揖而去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
頭之鼻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十度猶不能去旁人
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
自行耳言訖鼻夫足輕如故

登州一道人自稱酒量莫敵大姓某聞而延之罄五
六石而去登蓬萊閣仰臥綳開手足從甲中射酒
如注梁棟淋漓抖擻下閣飄然而逝

崔銑善飲嘗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與之較每崔
一壺酒方士一壺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
四壺後偵其飯固在也蓋障眼術

邵道人善飲水無問多少悉飲之冬月水水則聞道
人齒間澆澆聲頤之肩踴面紅汗較較若雨

巧藝

陳中行精堪輿之術 太祖嘗與泛艇周流玄武湖
詰之曰公知水脉所在乎中行命奮棹至一處以
繩維并欄投之曰此是已 太祖欲試之翌日復
與泛舟詢向所在中行執木梃漫植于湖則正入
欄中 上服其精遂建爲寢殿

朱克升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
能射覆乎克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

少侯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允升即
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
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袁珙精相術 文皇召至燕邸使者與飲于酒肆

上服衛士服借衛士九人同入使者因謂珙試看

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輕行

袁珙至過鄆縣前見婦人哭聲凄甚問其故曰夫當

成趙州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金世忠也以
卜課度日今缺成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
骨法也此行當大貴且囑曰登舟卽順境他日無
相忘世忠至成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
靖難兵起多用其謀策累遷兵書卽金忠也

袁廷玉善相 太宗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見宋太祖

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眞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
帝自元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卽主見順

皇明史記卷之三十一 王 卷三十一
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袁忠徹二婿一爲盜死一覆舟死袁每談相妻必叱
云相婿之目安在袁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尤重
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藥葫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賣藥吳市人有求則就
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也或傾而不出者則
曰爾無緣不可救也

陳儂敏公鎰與俞官保士悅赴試南京時呂城有婦
人占課甚驗二公往占婦驚曰二公官皆尚書既
問姓名曰陳公功名一生安穩俞公爵祿雖同但
末路不佳耳後皆如其言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叟二人竝列曰二
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
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
聲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術

建昌張德厚少時有術者推其命曰此人八旬當爲
尚書然四旬不免夭折後張果以四旬死又四十
年以孫昇貴贈禮部尚書

正統中瞽者馮珍以奇術鳴輦下劉太醫二子倫俸
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其妻曰驢聲悲今
日殊有哀苦事俄而劉僕來計其父喪

吳門金鬼谷善推命有富商談命肆中適一負薪者
曰我四柱皆同何彼富我貧也鬼谷曰汝能往南

方千里外亦與富者埒貧者有姊在閩中徃來之
姊亦貧甚隣有隙所使弟暫宿夜見鬼物入穴中
遂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貧者得金歸以金
鼓報之鬼谷署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

陳嗣初喪母僧南宗指一穴曰百日內不入朝爲八品官者老僧誓
之信僧怒曰百日內不入朝爲八品官者老僧誓
絕此誓初金侍郎入京陳爲送行文楊文貞一見
稱賞薦于仁廟聘爲五經博士果不出三月

全寅少警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休咎多奇中 英

廟北符陰遣使問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
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
以壬午挾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
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
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乎火德之王也
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目今
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

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後一一如其言

高棟善畫法米南宮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棟稱賞
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
畫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嘗優千祿入

張養正善太素脉顧憲使棠幼患病其父命僕負詣
養正託云窶人子養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
三品貴人也棠疾未愈父邀養正至家養正曰何
脉與某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後如其言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肱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
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
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
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吳郡書名聞海內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繁至大理
少卿張天駿至尚書張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
二沈後有二張

吳江吳少保洪筮官南都其子尚書公山方十二歲

南都郎中萬其善相人見山甚奇之曰卽南都諸
公卿兒無若此者父子並官上卿奚疑哉山聞之
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已而果然

張汝弼守南安多善政黃翰爲江回副使有墨聲俱
華亭人善書世云翰與汝弼入絕薰猶藝猶魯衛
儲瓘云徐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
其窮厄然耳

徐髯仙家有杜古狂畫雷神一輻人長尺許七八人

三朝世高 卷之三
攢一處狀貌皆奇古徐每遇端午日七月十五日
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樾居輞川圖也

王逢元父子善書人遂以大令呼逢元又因其家代
有文人曰王謝至今不衰

吳小仙率其徒至公侯內臣家作畫其徒或爲勢所
動輒罵曰汝方寸如此豈復有畫耶

有患癥者迎王良民治之王曰人有癥也猶悍媳逆
子也能伏不能絕若一堅攻之譬與晉陽之甲矣

傅鬚子姓許善相術老邁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渥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胡弘善相字有士人書串字弘云串者二中也必連捷矣或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前問偶爾效之則有心矣串加心患也君當憂疾病後俱驗

孝廟登極吳偉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王陽明七歲一僧熟視之曰此兒跨竈乃翁海日笑

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輕恐竈未易跨也僧曰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以爲佳後陽明以平宸濠功封伯且從祀海日狀元宗伯終不及矣

正德庚辰一星士推帝造爲老松棲鶴格松老將壞鶴立不久至辛巳果升遐

清彈琵琶稱鍾秀之新安查八十好琵琶謁鍾鍾曰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弟子禮

不可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使果竒執
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一曲查卽膝行而前稱第
子畱數月盡鍾之伎而歸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爲勁敵王鳳洲嘗戲李以
李廣程以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也

莫雲卿最愛方于魯曩嘗曰潘谷奚超世不常有喻
糜松節絕亦多時玄賞者睹古希今恒情則貴遠
賤邇綠螺烏玦懶髓龍膏推轂峨嵋齊盟易水吾

于方氏殆無間然又曰是人已入玄心三昧

陸以寧語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
靠畫

夏景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朝鮮日本諸國皆以金
購之

莫廷韓曰方于魯造墨汪司馬為之評謂墨以評重
固然第方氏暴行世而後知司馬之于名物辨而
奇不以文掩質雖謂評由墨重亦可矣

寵禮

吳良敗張士誠于江陰 高皇召見勞之曰吳院判
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
不足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宋濂素寡飲嘗侍宴 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
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宋景濂致仕 上賜緡綺問曰卿今年幾何曰六十

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 百歲衣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

杓煉湯于鼎取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

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太祖問朱英曰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子而誰

子屢詰之對如前 上笑曰汝乃朕養子耳汝本

姓非朱今固不令汝復姓某亦不令姓朱賜汝為

沐遂爲沐英

國初宋濂王禕同在史局王渴甚謂宋曰得昨上所
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以奏上卽命賜之

夏杲本名昶以善書徵入翰林文皇見其名曰太

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未上杲頓首受命

永樂間戶書夏元吉侍母午門外觀燈上聞之遣

中官賞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爲賢母歡也

楊文貞晚納婢季氏中宮有慶事命婦皆入賀太

后聞公有婢亟召入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卽命妃
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云此回
楊先生不能認矣

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餽遺惟耿清惠公餽
雞果則受少示激揚之意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
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之三

楊申救得免。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誓秦對辨

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係本土不宜授。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

禮部侍郎缺。上特命吏部陞李紹公卿往賀尚書

王翱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已而權貴不平伺間

諸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
爲翽退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 上如此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
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
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克庭矣

宣宗製東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 一賜夏忠靖公曰
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

于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聞先生奏事爲更長衣世徽之不冠不見黠

英宗在虜廷與哈銘同寢上晨起謂銘曰汝昨夜

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先武子陵共臥事上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劉湖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憲廟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孝皇優禮大臣西涯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

孝宗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金緋鞞帽皆叩頭謝
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敏政有詩記之云經生
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孝廟好寫沈度字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孫世隆
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遺像卷因撫而嘆
曰沈先生出世矣

張司馬悅任畱都鎮定簡靜中官甚雅敬之嘗設席
獨延公子弟間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文淵閣芍藥二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
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
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
名純白者曰玉帶曰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
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
諫足嘗之賢賦詩閣院宮齋咸和以爲盛事

孫承恩由中允陞南學士 世宗嘗顧近侍曰何久
不見稀鬢中允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書適文徵仲應貢至京乃
游揚于公卿間得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
文徵仲了此一事不爲徒行矣

高淳韓邦憲爲衢守習童山人子鳴名首行部過其
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擁門矚觀尉
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蕨菜羹脫粟飯太守與子
鳴共而嗚嗚吟至夕始去感莫惻所謂

張元禎短小爲且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任誕

陳桎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神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桎之臂亦不改矣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床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卽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具幣謝并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

僧衍字斯道通兵術嘗至京口賦覽古詩及詠百花
洲詩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
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吳與鄒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
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笑其迂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
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
趨至輿撰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

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
小子恨不見我

成化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
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永
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深責
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
癸未春闈災故也

王越帥三邊嘗入省朝秦王王宴之因請曰大王幸

宴臣而不備禮王恠問之曰不命女妓非大宴也
王謝曰不敢耳因命教坊進妓復請曰爲大王吠
北門良苦柰何不以耳目之羨一酬老臣王曰惟
命越乃擇佳者十餘人再拜携之而出

康海荅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鄰
黨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
阮藉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

首

有不解事卽曰豈六代以還書耶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傳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
鼻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忤人謂此君故
自汗王元美曰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磨耗之耳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詫嘗
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
村酒醜人何須蟻綠

李獻吉爲戶部郎上書論壽寧侯下獄賴上恩得免

一夕醉遇侯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
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然而止獻吉後有
詩云半醉唾罵文成僊益指此事

常評事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叅會不及
長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吳門朱野航攻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適月上
野航得語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咏取酒更酌

桑民懌好爲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更非薄
韓愈曰此小兒號嘆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
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
輒曰宗元小生擅此
州名久吾一旦
真上不安耳

劉源濠宥不羈值湯亂績廣座中劉曰湯雖出將家
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旣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黃巖王古直遊京師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爵祿

圖耶盍科舉乎則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
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屢質所爲詩湯始曰可
中而厭終而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

劉溥詩有茫茫白雲老之句或謂雲者聚散之物豈
得謂老劉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辯不
已劉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不得溥詩

王珩陳劄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首垢

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
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往往卽掩卷曰：「何處佳，其人卒不能荅。」
別

張靈嗜酒，醉則曰：「日休小豎子，尚稱醉士，我獨不能醉。」
耶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爲靈？」
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啟。」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
靈喜，披衣與寅痛飲。

祝允明嘗留客無所出酒窘甚黠者持少錢米乞文
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
欲市之以沽酒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
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散之篋何益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
意因起蹕掉不休人遂呼顛主事

上饒婁諒過姑蘓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
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閩人林鴻開詩社招致海內詞客浦舍人源至其家
令誦平日所爲詩云去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
漢水聲始許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
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
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執事獨
曰吾何媿此可益英雄一笑也

王山人叔承撰應制箋表爲興化相君所物色然好

飲遊公卿間不醉不已一日相君迫應制使使四
出蹤跡叔承不得至則醉踉蹌前喻嚙不辨相君
乃使所善風之曰生幸減縱遊使我不虞緩急一
官胡難叔承搔首曰相君駭欲以富貴縻國士相
君乃謝曰負上恩不能遽歸從山人遊請俟異日
王叔承自謂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
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眺鮑
照李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嵇康于遊喜梁鴻

梅福壺丘宗炳于俠喜季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朔王君公郭泰徐穉黃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喜龐居士藟入崑其所自操行結撰亦不必盡似也

肅皇幸楚胡中丞孝思作詩紀事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怨家訐奏指爲呪詛廷杖繫獄乃取獄中柱械之類八日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何尚伊吾孝思

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咏不輟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

示憲自負嫪毐之具按楚時醉坐肩輿中以手磨
刃之東西溺昇夫及從官肩咸掩目笑胡自若也
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于斯文悠悠宇
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
鱗狂生

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王元美預檀梓席出桑落酒飲之且曰張謂詩云不
醉卽中桑落酒唐已有之乎王應曰杜詩有之水
經註亦有之其人色變曰吾不知也

孫宜仲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
不應棄去衣冠日與樵父釣童狎人不識也興至
則歌所自爲詩雲停石裂衆始恠爲異人

相嵩義孫錦衣鵠過杭督撫胡宗憲張宴于別院大
合伎樂暮薦其麗姝宿鵠不可胡曰公難我乎請
爲子先亦擁其姝與鵠對宿質明而後返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斲
寢斲聲與歌相低昂歌竟斲亦止

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
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季真識謫

仙人爾識袁中郎

有數買登虎丘且飲且詠張靈因更衣爲丐者乞食

且願得

曰丐者得無誰乎與之筆揮

毫不已凡得百絕賈始駭抵舟命童子易維蘿陰
下令跡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繫

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竟去

顧德輝生平不受一蔬之饋晚歲歸田諺不飲

食留之輟起或在自啜茶公對之清談昨

皇明世宗憲皇帝

上諭

卅五

薛方山曰秦

焚書其聲于伏羲氏之一畫乎

帝隆自言才

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煥王

然性

月歲字絕三臺之跡却五侯之

歸寄東方之傲守子

狗瀨駟母爲虎圈

寧爲崔駟母爲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雜香可

羨不秦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

荆璞以此誨妬亦以此得名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簡傲

高皇召見方孝孺試一論五策立就大稱旨卽命賜
緋袍腰帶平巾宴于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
岸然上遣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高皇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于上不跪不爲侶

蘇郡隱士王賓號光菴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
難賓愧其所爲不與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
賓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佯問爲誰少師曰是昔
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
容老僧一見乎賓荅曰吾在割薪忙不暇也

南陽李公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始終不荅門人問
之薛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作書問起居
俱不荅其亦此意

莊梟召至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延之茶令
四司送出部門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曹吉祥太監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至內閣召李賢說
話賢曰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
二人掖而至賢曰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
之地某乃謹俟顧問之官太監傳命自合到此豈
可令人來召曹云吾適病足耳

胡純謫居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

嘗造其室純受之不報觀又往謂純曰先生子觀
似無情者對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于
知己者觀亦嘆息而去

吳寬爲少宰過家訪山人邢量叩門邢曰吾方治飯
與羹未有五尺應公柰何吳坐門外良久候其終
食然後進謁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襄毅雍父死求公志墓公但立
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訝問公曰彼爲父而拜吾爲

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張吏書綵逆瑾黨也李文正楊文忠諸老邀綵郭外
看花躬至張第張不出久之一价傳命曰請先行
當後至也李出顧楊曰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

楊文懿歸田謁官府止書侍生或規之曰今時率用
治生盍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
治之名不可苟欲其稱也迄不改

真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皤然不事

涇餽御史以其老而骯髒將劾之正色問曰賈
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御史默然
既退回列問曰何不以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
認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中貴王高者頗簡重休休謝客時尚書尹旻輩共訪
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爲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
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

盜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諛詞巧說不曾習

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

桑悅爲博士某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薛人
解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講談玄妙何匡鼎敢整印
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
令坐講少休除襪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世廟初起大學士楊一清爲兵書提督陝西軍務行
次洛陽謁劉閣老篋劉絳幘短褐出見曰君昔入
相矣今出將耶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收日

曹嘉爲御史上封事彈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
彈者誰耶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卽出待罪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
陳迎耶當不愧死

嚴介溪邀顧東橋飲揖甫畢卽看堂中畫是月明千
里故人來景乃吳小仙筆東橋卽大聲曰此摹本
也介溪已不樂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東

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叙話此輩喧聒當盡數
遣去介溪父子大爲沮喪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勸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
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竒大竒文憲
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文衡山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
他人猶可余過蘓亦不荅拜東橋荅云此所以爲

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盧山人柎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狂
狴銀鐙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
張亟引副署中闕人列榻雁行山人乃舉械手揖
張曰柎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
侯知己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李攀龍守順德有蜀人胡提學過之李往訪訊楊升
菴起居胡應云升菴錦心綉腸不若陳白沙鳶飛

魚躍也李拂衣去口咄咄不絕

盧柟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柟曰吾且過若飲柟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稱醉不能且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僇人子辱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不肖俗爲踈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

之逝而汗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
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
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
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畧也

陳雨泉鑿致政歸所撰詩文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
覓役何異拮据案牘乎

九山散燕不著姓字倦則偃息蕉窩中客造榻與語
輒謝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

在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止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
使側坐谷坪謝曰驛丞則不宜賜坐同年則不宜
側坐代巡竟使上坐

徐存齋李商渠二相訪嚴相子世蕃停堂中良久乃
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臥足乃起又久之日深
酒不能起以午未間相見可也

嚴介溪語徐存齋曰貴溪再相每閣中會饌不食大
官僕家所携酒肴甚豐飲器用皆黃金與其日共

案而食其自食大官供寥寥單具相對垂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

夏言後嚴嵩登第十二年成進士時嚴以編修分校初投刺稱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爲尚書稱侍生旣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趙大周在內閣如冢宰楊虞坡都憲王南岷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丘何事栖栖者與當時亦名孔子矣我豈薄待一人

排調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夫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李至剛嘗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于是館中皆稱曰羞死人李至剛

文皇命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爲二十九人時人目爲揆宿

莊樂園初名醫也好恢詭同郡李庸遣家僮持柬詣
樂誤稱其名樂紹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
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
次庸得書大笑卽令負還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
且卽還生且徃索清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
于司成清卽持書徃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卽誦
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卽以書

還生日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焉文卒士人爲
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
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餞溥進
表至京冢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溥答曰南直隸大
孰講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當之旻笑曰
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之哄然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
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卽以年齒論彼
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輿曰少師于我厚
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耳

葉文莊論己巳之變惟吳安太監一人似昧報施以
其全首領死牖下也舍人王陳笑曰輿安受佛戒
遺命沉香龕子松其骨作浮圖瓦供此豈其報與

中官阿丑每干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媚汪直
結爲死黨丑作首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成化末刑政多頗阿丑干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

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

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後一

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三真弼至京李賢咨下學上達之旨吳曰且莫說上

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
劉闡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
適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
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日少保公入廁贊善周堯
佐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富民邀賀伊二公飲伊贊人貴民譚奉之而不識

伊字呼曰尹大人了不顧賀賀不堪斟一觥呼民
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磅若無人

黃門樊景瞻儀狀魁頽應對極捷給一英廟欲大用之
遣勘事外郡諭之曰回即陞矣及事竣上已宴
駕同年御史田賓先是坐讞繫獄遇赦爲民偶同
飲景瞻感念前事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變
汝則好矣我將如何景瞻不覺啟齒

劉主靜陞洗馬兵書陳汝言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

幾何劉應聲曰旣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

劉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故也

李東陽在京邸款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李西涯善譎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公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晒其易李曰不知對閣下李先生

李西涯作相其子好嬉遊西涯題其書室曰今日柵
巷明日花街繼晷焚膏秀才秀才明日其子亦題
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陳音不事修饌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鬻得金獅緋
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
之遽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
而可疑使逢其鬚覓其衣嗚呼庶幾

一大將乞其翰林詩尊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

三
其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云蒙委
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
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噱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哂曰
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幾何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
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僞聲曰太史非附熟者

奈何只管翰林耶

陸音入朝誤實冠纓于背及覩曰何列垂纓俯視領下
而駭曰吾何獨無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
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徐延之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
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臨窗屋角方乃古人
言也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
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山有方鏡詩且又
名方諸鏡不盡圓子不讀書耳主圓者辭窮

中丞何棟偕許中丞輕車藝裘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陸澄徐珊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爲

上所鄙謫高州倅徐選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
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西涯當國二編修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雨翰林
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策結執
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焉公大笑奏補官坊

聶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欲識之者董大章曰何必
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守備太監某按貴誇詡然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
鴻儒不往或以爲言某云談笑有他往來無他

趙司寇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屠應竣曰
趙老真補童人間其故云費鸞湖二十作狀元年
最以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蕭子鵬以虛名應懷材抱德之詔後循例撥工部辦

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京師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
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
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

巨鑄注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
意卽問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沛亦以此言問
令令答曰其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衙衙買的
直大笑不復計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我
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真必令祭
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
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
狐窠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王常作詩爲諸老所賞儲蘓齋之曰絕似溫李陸深
戲曰本是王常蓋指蘓齋論常蘓州謬之

王忠肅鄭借一大臣行其大臣見一美妹旣去復回

聆之忠肅戲之曰此人甚有力大臣曰何以知之
荅曰不然公之頭何被掣轉去

憲廟末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善譖人
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餽之人問故
曰不語唾可治疥也

成化間言官失職崑山徐生善寫竹遊京師吏科有
知者請寫竹于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
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爲不可乃

以綵鳳易之有從傍語云否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

翰林惟一甲卽除授庶吉士必王生方授職然職清務簡世謂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爲天生仙餘爲半路修行仙

卽瑛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卽曰卽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卽曰還須載生鐵

百斤老人曰何用卽曰鑄汝不死耳

翟永齡之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便不悅母日呼佛千萬聲怒當何如母爲少止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嘗起一堂翟永齡顏之曰闌玻或問之翟曰東門王皮也

劉宗美有鐘馗圖求劉原博題詩于上元旦懸之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賃推置白紙簿并筆硯于

凡賀客至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摘簿一
葉錄之以去頃間簿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簿亦如
之中書金本清戲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滇中督學某講道學不已講畢問諸生曰今日所言
若何一生對曰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聶貞襄豹與王陽明講學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歿
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云生稱師歿稱友者
黃公綰也生稱友歿稱師者聶公豹也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修戲曰字莫高于
于羲之得羲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
成孔子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王陽明平寧賊歸其父尚書海日公喜甚間調其子
曰汝不如我陽明曰然兒子不曾作狀元海日日
非也我有汝爲見汝不如我

武宗命內使問諸翰林注張何星諸公愕然楊慎曰
注張柳星也西舉史記漢書二條以復同館戲曰

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私習天文之禁乎

開化汪令貪甚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民皆咨歎以
訟爲戒令訝問其故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
化之不好訟耳

翟鑾爲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捷禮闈京師謠
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

凌某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
抱他人子爲孫世卽對爲王孫買

文衡山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
翁學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
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爾
平日好謹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相高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菊花滿堂陸平
泉獨退處于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王世貞謁相高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

也王曰參居相位怎說傷風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晉階妄自腰玉謁撫臺駭問其故張太宰在坐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綉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筭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千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

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弟惟積粟昂清士常鄙之會
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
弟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
眎兄驚嘆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禿翁老饒不惜口業好事人
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洪園渭川之刑書也

陸氏兄翁遊龍潭寺見一暗室翁曰此黑暗地獄也
兄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
觴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
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
得羲皇以上聖人晝日燃燭而行也

袁宏道令吳千長安貴人一無問餽時其兄宗道官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爲孔方耳

萬曆壬辰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帝

張三丰又自詭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

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王司馬伯玉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割其天勢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涌堂驚問何故司馬應曰

見婦乃下兒子腐刑

能際華望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矣

熊神阿過子貢祠販夫蒸置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豐城龍頭山舊名鷄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阿曰山不名龍使鷄有角更自雄絕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

被章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堯
爾曰恨世宗不數赦吾兄且腰玉矣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
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
不然累君他日論文恪公不得

于王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
裡議論一曰這人蠢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
八巧富而不露說蠢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

日里中俗見重富不重廉說我巧却耐得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
人也上海人荅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
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

江晴濠以大理屬使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
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間而憚之若大理寺遠
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

三陽廿五日 卷之三 抄本 十一

住持之類耳惡乎管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江陵相公相
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聞此後仕途宜着
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荅曰王叔和醫
訣說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諸城富豪李姓人共趨之陳良相獨不與交李愠曰
我家有事而子獨不往何耶陳曰待我家有事而
子亦不至則兩平矣

輕詆

求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
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
異翰林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
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大司馬王竑薦岳正張寧爲內閣爲李賢所嫉吏書
王翱附之寧等皆外補竑卽致政柯潛送之詩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
朝見曰柯君
此詩蓋謂我也

仁宗監國問楊士奇曰哥審可復陶否
士奇恐啟玩好奏云此審之變不可陶也
後問王璉對曰殿下欲陶則立成何爲
不可士奇不悅遂卒
弟汝嘉乞志墓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翰林而長厚之德人于汝嘉無間言蓋薄璉而發也

劉大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

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大功德者，予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爲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御史某驟轉都憲，諸御史請謝文正文爲賀謝，固辭曰：此人素不爲士論所歸，吾亦可以諛言也。

莊景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真珠達磨二泉交流之內，居之遶山墾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名公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之。

陳真晟聞吳聘君名欲往見行至江西張元禎叩其
學謂得程朱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吳與弼聘至京尹直會于李文達所直先出吳曰尚
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直語其徒黃順中曰公事
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士可語私事于宰
相前乎黃曰欲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目決黃曰
欲得李先生把作得住方可就職直曰把作得住
否亦豈李先生能預料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不

若勸其終隱免致實不副名貽笑斯文

吳與弼爲弟奪田褫冠囚首跪訟公庭張廷祥切責

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及竊虛名

萬閣老陰癢有一古士自譽善醫具藥爲洗之因得

爲御史翌聖夫人之侄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

僚與通善寄一篋封鏽甚固夫人命啟視生舊衣

下皆土擊夫人大怒令通攜去時人爲之語曰洗

鳥御史挑土中書

庶子張昇論劉吉十罪御史魏璋阿吉意劾昇左遷
世以吉耐彈目爲劉棉花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北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
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誅復責因請之丘不告以故
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
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以餅傳爲閣老餅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已使弘璧延款于家命題班鳩文祥奮筆作

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 莫把天恩當已息

丘濬面檢毛澄廷對策云 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
王質博學拙于文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
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
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日主事不答才曰何不對
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喪
不見人亦可

皇明世宗皇帝 卷之三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
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陳筮川以貢爲儀封簿當道甚重之某道長曰某爲
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于陞轉正如衆口鑠金
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李東陽與劉瑾有舊舉朝欲攻瑾東陽泄其謀因得
預爲之所既而劉健謝遷去位東陽獨被眷畱二

公瀕行東陽祖餞歛感泣徃曰何用今日哭爲使
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

王守溪云劉瑾之橫士大夫無耻者因之求進或竊
其勢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膏曲從過爲諛
佞以來自全蓋前指焦芳劉宇後指李東陽也

袁海叟長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詩世尤傳誦李空同
曰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沿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暴

匠耳奈何令脫土擊也

吳思菴談及晚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趁夜
航船耳按航船中群坐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
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潮陽蘓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孀娥痘
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
元美云令陳白沙菴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釋林邁十世孫嗣初與

之坐少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
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
一絕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
君自是閑花柳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魏芳妄稱鶴山之後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乃
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媪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張禹山感封邵變虎事作詩譏切冠裳揚升菴戲之
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

耶李思齊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

夏主李乾僭號正德正德改元馬象宰試選人題曰
宰相須用讀書人蓋用宋改元乾德事譏內閣耳
趙鶴督學東省過巖竟以此罷官江潮代之亦風裁
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
毅皇南狩一時詞臣將上疏諫大學士石瑄止之曰
脫禍不測莫汝庇也瑄言上王廷陳乃賦烏毋謫
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

鄭端簡曉云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
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

韓邦奇作乃弟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
關漢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非人龐野乃爾

王槐野問王元美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也且若吟槐野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兵侍魏謙吉居官淫暴措克時目爲餓鴟乳虎

山西以喬白巖王虎谷王瓊爲河東三鳳楊用修曰

白巖虎谷二鳳王瓊爲一臬

文徵仲善書畫以薦起預修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徵仲巧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奈何辱我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送之山回對山不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一元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詆西相嵩嵩辭不見

公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趙入謂公曰公休美天下
事當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嚴提學逾歲考一生呈白卷而出嚴批卷云孔子好
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謝榛以詩遊公卿間宋布衣登春唾其詩曰彼津津
諛貴人巧活者亦稱詩耶

趙清爲齊河令有二宦居間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
罪兩宦相謂趙公遇我誠不如牛清聞之曰牛無

寶明世說卷之三
三
私若有私若誠不如牛

徐宗伯學謨曰張江陵不服憂詞責四至今江南士大夫出入郡邑亦何嘗服憂也獨罪彼哉

李卓吾曰商賈挾重貲冒風濤之險受辱閔吏恐垢市易必交結公卿始可收利遠害然安敢傲然坐公卿上哉今山人者名爲商賈實不持一文稱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良可恠也

先君中條公見賔錄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

稱述功德何異火后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
馮具區云余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詢求佳評者

王鳳洲云近來貧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
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靖衣袂行卷
詩題尺牘俱稱子鱗伯玉寃之尚未識面以此矜
其道之尊挾其知之厚獨吾郡與歙縣尤甚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旣云文選何故
有詩張曰昭明太子制作于僕何與曰昭明太子

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
難究曰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屠長卿曰稱炭數米時翻名理于廣筵媚竈乞燔丹
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柴和
衆作務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竒特性海乃以
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八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假譎

袁凱忤太祖詭得風疾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
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矐目熟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曰凱誠風矣置之
國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率覺逮妓急妓擬毀貌以
徃一胥曰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豔服或可

免耳妓從之比入見
上命戮之妓解衣就縛繪
綵珍寶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胸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我見猶憐何況彼奴卽叱放

况鍾歷陞蘄州守初視事爲木訥胥持文書上不問
當否便判可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侮鍾亦
唯唯月餘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宣勅中有僚屬不
法徑自掣問之語于是吏民震慄

陳諤爲人剛介然賦性詼譎嘗直諫
文皇命爲坎

瘞之歎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爲火警所苦問其
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
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錦衣門達摠據袁彬數十事下獄拷掠軍匠楊暄上
疏論救并逮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陽應曰諾
請會多官廷鞫我自對衆言之達遂以聞命中官
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
妄指他人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
土地祠爲業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徹祠
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
再乃謀于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推助之
乃以其家爲祠而移其業于祠址後生榮爲相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訴其子于
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子
辱于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請諸內臣懼
諸公有言乃曰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浹洽不
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
更不召見矣諸太監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
謀至論止呼萬歲而已反見說請

寇深微時見群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佯與款曲盜喜
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
書朝廷盜黨欲殺臣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國子監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詔及中官都御史誤啟其封懼
以咨雍雍請讎中官解之明日僞爲封識藏舊封
于懷俟會間令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啟之讀
數語卽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
卒謝罪中官反爲救解歡笑而散

劉定之母實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爲異制以諱久之
失乃作一大龕中懸一軸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
代考妣五昭親踈神魂席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鉢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覺則
亡矣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卽出城按問民
大駭競從之令密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宸濠慕唐伯虎畫畫以金幣聘之伯虎往覩濠有友
狀乃陽爲狂寧使至箕踞謾罵至露其穢濠曰孰
謂唐生賢且一狂生耳歸二年濠反

王晉溪在本兵適湖州湯麻九反巡按以聞晉溪呼
賈本人至部大言曰湯麻九只須本處數十火夫

縛之何足奏報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隄備
時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查處錢糧晉溪請密敕許
公討之出賊不意擒斬無一脫者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
在坐濠言時政缺失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
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
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

王文成恐逆濠急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假寫都憲楊

公火牌云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
西公幹將發叅謀雷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疑否
對曰疑則不免王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錢寧有寵于上欲交歡何大復間持古畫求題何
不肯第曰此名畫無污吾題

王叔承母夏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與藜藿共而獨

不能忍酒詭說母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
之母悅爲進一觴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
松議允當可行乞遷爲山西叅政自行所言然不
委兵政不給儲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支大
綸曰老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世番亡
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校二十八至嵩家常

所賂金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謝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于人夜持刀劫賜金去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湖獲之諸校悉論死

分宜罷歸延客席上能飲者五人命取大杯其子進二燒金磁爵命更添谷曰無矣乃出常瓦爵觴客後其子誅公涕泣及閱抄沒案籍北面稽首曰臣負陛下矣不復哭

自可世訪奈言
虜將陷石州城州人其自焚其臨街房併宅內數間
虜以爲經掠過者竟不入

世廟雖靜攝好鈎察外事獄中一語動錄以聞謂之
監帖守者詭語進帖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
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上竟信有 旨釋歸

曾銃督三邊日忽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
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己虜擁視門外人
畜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齏粉

黜免

危素仕元爲學士承旨高皇雅聞其名仍爲弘文館學士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危素至履聲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將謂是文天祥遂謫居和州

高廟禮徵老儒錢宰修纂尚書宰徵吟曰四鼓鼙七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上曰昨日好詩然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愧謝未幾遣還

憲廟升遐內監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蓋萬閣老所進者 孝宗遣懷恩袖
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復令懷恩將科道論
劾疏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猶無去意思令摘
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歸第

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曠文辭恠誕爲丘文莊所黜
識者謂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

吳匏菴爲吏待時蘓州太守朝覲往見匏菴首問曰
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所對匏菴曰太
守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張春與徐有貞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歡甚張有詩云
雙規路隔三千里五品官廢二十年徐見之曰吾
心事君已盡言矣

鄭淡泉云近時部屬科道但改入翰林及官僚者千
萬指摘十無一完卽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避峻

皇明世宗皇帝 聖訓
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衆口

尚書石璞鄉人有爲典史者璞往其家陳列銀器金
杯十餘問曰汝宦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
曰才民訟我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馬能
還鄉里哉

世廟見驛行地問何物左右以驛對取看背有字曰
桂萼張璉跡其故乃大監崔文所書謂二人橫行
也文謫南京

儉晉

成祖渡江解縉胡廣楊士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縉
人覬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笑曰一猪
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乎

桃源楊禔位周卿冬間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
本乃分給住房諸賈來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
着卓餅錢必收日分給兒媳可抵饗殮

太監張水用寧欲矯劉瑾奢侈之弊以窮苦魚菜四

皇朝詩話卷之三十一 後集
字爲題李東陽楊廷和各作詩以獻東陽爲窮字
詩析點畫爲句極工巧求大悅刊印傳之未幾流
賊殘壽中原人以為窮苦之應

吳康齋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
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
日移亦移

明宗憲督浙宴織造中貴及李相國子元女伎二百

侍飲至暮胡覘中貴曰天子法錦皆在公手遂乞
纏頭耶中貴袖五金爲賞胡哂之李僅賞一金胡
大笑曰相公子醜齷乃爾擲諸水而代之賞

穆宗升遐舊都園喪畢侍郎某者遣役從京師回欲
犒賞之乃出自紗帽曰此亦難得之物可將去

大侈

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征鄧茂七道經廣東某村見
居民以缺爲墻問之知爲鐵墻陳氏二公入其家

盛饌相款犒軍牛酒皆徧其堂以文木爲柱白金
爲磚碾玉爲四龍承其梁几案栝栴亦加金玉服
玩極天下之巧以鉅萬計且藏甲兵壯士千人訪
盜賊金公惡其僭奏籍其貲法書名畫至不可盡
但揭絹素而已有司鎔其墻數月始盡

吳人錢曄園池之勝甲于江南嘗築亭池中亭書曰
空濛日色蒸照則取大方冊實以土上種名花作
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公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寶

方秘書搜其家得納賄簿籍一帙中云某送黃米
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詢

左右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
米卽銀始悟廣竄濫

王振貪婪無厭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金者始得
一醉飽而出

王文恪之子延誥性奢豪治大第多蓄伎妾子女出
從群奴數十皆華服盛裝珠玉寶玩尊彝審器法
書名畫價值數十萬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
飲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中門門啟則健婦昇
之美妾列坐二十餘人各挾二侍女群飲至醉有
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引入室復酣飲乃寢
玉維楨偶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將宴客畱王飯且
自能少畱以待諸公之集乎顧視兩廊綠牕朱戶

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外舍黛綠者二十餘人
皆徵妓王托故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王廷陳謂某日君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榭曲房綺
席屢改伎侑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義和旣逝
蘭膏嗣輝逸興狎棕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
絕俠氣溢于四座餘歡庇于胥輿斯貴人靡麗之
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胡宗憲督浙值迎春張宴召客選女伎二百侍飲每

十人則以佳者一人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傍
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歌呼譁褻至暮張燈火
數里鼓吹絲竹震天女伎夾道跪送傳呼不絕

張恸岳即第後一池廣十餘畝種蓮不甚茂錦衣諸
大帥合醖寘蓮花千餘盆賂守池者值張入朝而
布之朝退請觀蓮花張領之爲一舉觴

王世貞曰嚴世蕃當籍者金絲幃金溺器金鑲象牙
觸器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

忿狷

陳都憲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卽怒叱
從者擒挈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狀少頃俟
其怒解稟問挈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
寬緩爲勸卽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以自
警及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

長洲士人繆讓以懷挾爲府尹顧佐所辱次舉讓爲
解元顧公慙慰諭之後公長內臺讓爲御史復謝

皇口 十一言 并 三
日昔年之怨幸勿介懷讓厲聲曰今日讓苟有罪
公宜正讓公有失讓亦當言矣以舊怨為辭

英廟愛韓雍之才被命鎮邊陲辭 上微恙臥便殿
特召至榻前囑以邊事其眷寵至此雍失意家居
不樂嘗曰 英廟若在吾豈淪沒至是耶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公曰
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于謙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寢偶器
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詭循掀案
作怒以一捧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
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
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峴陸容稱之曰生峴陳
公一怒之力也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平因建白
數事爲衆所傾謫開平宥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

者翼猶瞑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一回回持斧
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鞫問云寺
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
經年推運勞苦是以仇而殺之無他故也

康海罷官自噫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以
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
徐謂家兄居恒相念若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

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揚走免康遂
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惜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
叩九關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
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轉轆然東西
馳也余然後爲生抒煩懣乎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擊吾門或
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言

不聽惟有怒氣填胸而已

李于鱗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
詩何人于鱗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
之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秦廷善性憨恠每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
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
几已碎其八柰何復爾秦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
汝與秦檜通姦故相爲至此痛撻之

讓險

魏觀守蘓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
與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
據臥龍街西卽舊所謂錦帆涇也

洪武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黜臣不平進曰此輩善
譏訕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由是覽
天下所進表箋罹禍者衆

黃淮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

在東楊對曰淮素病瘵瘵能染人有 旨免奏對

王振欲弄權畏 太后不敢顯譖閣下會閩臬廖謨

杖死驛丞東楊欲坐償命西楊欲擬因公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曰二楊皆私也償命過重因公

過輕宜對品降調竟從之

英廟命修撰岳正入閣石亨張軌遇之左順門愕然

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軌請爲

誰上曰岳正但官小耳因奏曰欲陞正甚易始
試之未晚亨軌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或告李文廷曰葉盛自負其文嘗嘗公文未善賢聽
之未幾以韓雍代盛勅曰無甚葉盛之殺降也

戴文進畫本朝第一 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

紅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紅最難着文進獨得古
法入妙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鄙野
上扣之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

大體 上即揮去

徐有貞以迎復功進閣坐陳循諸公不軌榜示天下
且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只得置足下于末矣
徐有貞寵幸宮中末務 上必咨之曹石欲傾其權
常令小豎伏御溝竊聽備書其語于冊 上嘗欲
立舊宮人爲妃有貞力言不可小豎以報曹石達
于 太后曰有貞誇于外舉朝皆知之 太后因
謂 上曰南人輕薄宮人事彼亦自詭于外 帝

乃以爲賢耶 上默然有貞遂得罪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甚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卽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卽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

于謙爲本兵薦其屬王偉爲本部侍郎偉每伺公過誤密奏一日 景帝召謙授以偉奏謙出偉下堂

迎問曰今日 聖諭某事謙笑曰某有失處賢第
面言未敢不從曷忍至此出奏示帟局躋無地

楊廷和劉忠隆南亞卿忠曰此行別劉瑾否廷和曰
不可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
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疎忠
都御史彭澤嘗憤朱寧曰吾恨不手刃此奴司馬王
瓊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乃匿寧屏後澤
過瓊瓊激怒澤復大罵寧時之

陽明平逆濤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

上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
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又曰此時若有一孔可
竊負而逃終身長往不悔矣

世宗怒曾銑議復河套開邊釁欲誅之實無殺夏言
意也會嚴嵩與言不相能遂授仇鸞意令以復套
事論銑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官員律俱論死

世宗末年西苑造新閣督工尚書趙文華應之緩

尤悔

永樂間西番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師上曰豈無一人當其學者左右以僧德琮薦

亟召至各坐高几辨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焉

如注水琮訥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諦字之義處之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反覆數千言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

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慙悔
周憲王獻戲曲百本于朝宣廟擬賜白金輔臣曰
藩王獻書籍文章當賚此今以傳音獻非親親輔
仁之義也賜優衣一襲盃瓜一枚王大慙悔

景泰間命修續通鑑綱目丁叅議宋尚寶忿詈館中
陳緝熙遽成一詩末云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
書開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謝曰母更貽斯文笑也

景泰間選內侍七人于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翰

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溥學示
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今又何以見屬
耶內閣遂推呂逢原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
讀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錢始大悔

劉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親政攬權封事
鍾爲妻泣勸乃止劉遂獨舉死于獄未數日鍾病
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 憲廟竒之

祭酒費閭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
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宜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
日爾言是棕棚卽拆卸矣閭聞大慚

章懋爲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薪粒不至將往求之
公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柰何憂形于色生
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且實謝罪

梁子孟敬號石門一士人筮仕得巖邑謁梁請教梁曰
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士人退曰議論平平耳

越三在竟以不檢罷歸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楊循吉言詞老且貧嘗識伶減賢爲上幸愛薦之上
詔起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稱旨然賞無
異伶伍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

宸濠將反婁妃泣諫不聽旣就擒檻車北上與監狎
官言往事卽痛哭曰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婦
言亡家國悔之何及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引爲

重不數載自知府擢至大司徒璣自以爲瑾所引
居常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輒醉不對

魏水洲曰張羅峰爲相當大察事竣檢篋中僅得葛
四疋余居諫院三疏糾之嗟嗟此余少年事以今
日時事觀之卽三薦其賢亦不爲過

李于鱗語王元美曰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吝以目攝之李遂曰吾誤矣有仲尼必
有老聃耳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約同死難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是修
自縊後解縉爲墓誌楊士奇爲傳謂其子曰使我
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宣廟命陳循作

御製壽星贊落句云宜壽域令同

升南楊欲易壽域二字未就遂進之中官問西楊
曰壽域二字如何荅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
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荅曰好詩中官曰先

指壽域爲未當何也南楊默然

程敏政幼以竒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視日以賜
若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貨敗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
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尹旻偕卿貳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
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
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

主靜見鬻書者有崔氏春秋曰常見呂氏春秋不
知崔氏亦有春秋急令人往易乃西廂記笑斥之
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黥刺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
立縛換千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戶部
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天順間錦衣門達得上寵桂廷珪爲達門客私其圖
書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爲江洗馬之壻任松陵

三月十日言方言
驛丞亦圖書云翰林東床時傳爲的對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
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
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床前曰老年頭風
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
毋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李文正嘗得良馬贈陳愧齋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
二童慳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

曰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
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

崇盛任兵科應詔舉將官有以陳旺告者正統中尚
書黃福薦之不果用今猶在陝中也盛躍然薦于
朝曰福名臣所薦必佳士後旺以賊敗訊之人曰
旺不爲黃尚書所容薦者乃他尚書耳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
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

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接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棹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摩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肉食謀國乃有此輩可發一嘆

賈才伯好講學嘗作詩有僦游却憶少年事笑謔知

花歌藻務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

劉瑾欲害楊一清頓李東陽力救深德之東陽病劇以諡爲憂一清等就問曰國朝文臣未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頓首曰荷請公矣

逆璫竊政放逐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愬請僚上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出錦衣牟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耶

劉太常介繼娶美豔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

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
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強與歸矣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常熟
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
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
何用問爲時人取以爲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劉生好誇詡嘗往吊錫山鄒氏客叩之曰公來何暮
生曰昨泊舟不意與顧狀元相值延入彼舟聯句

夜半得息是以宴耳頃之顧九和至生不識遽問
先生何姓客曰此卽夜來聯句者生亦不慙

屈中丞總浙憲歸安令坐事懷三百金求解公叱之
按治愈急會以遷去解後公在淮漕令以御史過
淮執屬吏禮甚恭令宴酣忘其人爲言平生無毫
髮過處嘗斥一縣令金至今耿耿不忘御史色沮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
亨管見 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

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 天子改爲策字高郵

州學正夏有文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慧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
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養魚則不死雷
曰吾乃知熱水之可養魚也

鄒智以四川榜首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
以其省榜首告之隨問貴省牌坊銀榜首視平中
舉人有厚薄否鄒大失望卽托頭疾謝去

漢耳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楊州儀
真大墮商亦皆從學耳泉呼爲行窩中門生

某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僞語吏白當如何守
曰前後不露邊圈不覺自笑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
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爲
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卽緘幣求英公英

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于人云英國當朝第
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蘓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
隨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柰縵短少
畫前驅守曰今亦足矣

豐禮部坊管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
是嘗笑公文者卽大怒設譏誑之上帝凡三等云
直速捕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

一等貴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或布衣
沈爲首三等則鼠蠅蚤虱蚊也

王相國荆石宅憂某縣令作卷又稱相國爲元聖封
公爲啟聖夫子王却之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閣下
小厮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
今復有恠証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
家不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

五抄世言
下牛馬走至曰湖海生形浪生神交小子未面門
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噓不堪捧腹

張江陵富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敗衆亟攻之以
覬殊擢太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市等耳
高拱新鄭人忤首相順天主考卽以放鄭聲速佞人
爲題支大綸曰不知高再出時兩人何施顏面

江陵久疾京師文武俱設醮祝釐有再舉三舉者一
中丞誇于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人勝腫矣

惑溺

國初楊憲欲擅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觀其從違凡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桎入謁安以押示之桎卽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桎為翰林侍書

楊文貞子穆惡狀已盈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請省募以欲制其子也穆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譽穆賢復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穆耳穆復迎

于數百里外，氈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
文貞遂疑文端妬已，還京卽出之吏部。

劉燾家馬捷于犬，犬大于馬。婦作男裝，男作婦裝。

太監劉瑯嘗建玉皇閣于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
守備奪人玉縑環，值百鎰，乃給之。曰：玉皇好繫玉
縑環，守備卽出之。亡何方士，并丹鼎竊之，而逃有
滑稽者作詩嘲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
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縑環。

廬江縣有監司某者謝事歸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其
夫人戲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
化不須謝夫人曰何獨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
我有仙風道骨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
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未幾方士竊丹昂
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丹士赴蟠桃會未知其騎
黃鶴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李文達云予少見掛佛老像者卽斥其非以爲名公

必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
室問之曰佛堂也方駭嘆已而見石首先生堂中
高掛一幅乃觀音像不覺失笑

石彪克遊擊巡邊知都督張忝家有一古瓶索之不
獲百方窘忝其子告忝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
僅百金耳忝艷然曰爾非張忝子矣吾豈吝百金
顧此瓶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爲權貴失之卒弗與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恠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

看才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于隙間窺
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出都穆乞伊考
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

李西涯鮑奕何燕泉勸之李白將何消日何曰詞翰
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
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
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張廷采聞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在陳惟允家往觀之

三
月
廿
高
素
言
吳
波
十二
臥其下兩日不去曰斯世不復有此筆也

歐陽必進公宜兒女親也素爲上所厭惡冢宰缺

嚴示意會推必進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啟

內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從之

時張九一爲吏部郎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王

介甫不足道也

趙文華以平倭功賞薄移疾請歸帝怒日止封限

內乃敢稱病司禮監試覘之真耶僞耶及小內監

往文華筭踞暢飲內豎曰上令我來視疾君疾云何文華乃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耳何疾

歛人蕪丑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並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

張元禎語陸深曰予自少登朝見士夫凡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矣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曰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世解帶豈吾支
體若乎近見士夫因失官憤懣而死亦感矣

穆宗在 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

敢請用甚審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忻然
受之命戶部卽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

子兒行金子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真膽大手天

笑中有篤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

惜是婦人耳

佐際

景泰間徐有貞垂涎祭酒 上不許 意爲于謙所阻
深恨之天順復辟遂坐謙不軌 上猶豫良久有

貞直前日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何名

馮益附曹欽欽反并逮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爲証益
故爲自異醜詆賀賀曰馮先生不行多言曹欽問

先生古有宦官子翁爲天子者乎生云曹操乃

曹節之後終成大專欽大喜命妾佐酒今何諱之

出

丘文莊少時求婚于上官黎氏黎曰是子欲結姻于
我聊不許文莊後作鍾情麗集誣黎女與人通黎
亟以三百金囑書坊毀板其本已遍傳矣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塞馬 上不允
以直爲之翼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
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襄憲王入朝欲言于上復用徐有貞偶 遇李文達從
容謂曰李先生辦事苦何不召徐先生來相助

李對曰若有貞再來便具王安石復相

李夢陽與江西右轄鄭岳言語相激通謀宸濠遂執岳左右拷掠逼供無名誑私若干奏黜岳爲民賸謂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爲士論不與

張璉等力詆費宏疏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言臣等旣不能積誠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阿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鄭汝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

方叩頭乞餘生西揚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訐西揚
 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
 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爲石總兵晝奪門之謀石
 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末嘉貴溪亦頗類此

夏桂洲入相座師陸儼山尚爲詹事坐次不便夏欲
 以南禮侍處之陸曰等三品耳何堪侍坐陸卒贈
 禮侍夏曰老師生前不屑侍坐三品今竟侍坐矣